

## 〈春秋配〉

### 内容梗概

明朝天启年间，有一书生姓李名花，博学多闻。其友张伯言中进士，但因一字之差被黜落，故而去作强盗，并招李花同去，李花未从。后来，有一名叫石敬坡的人到李家行窃，被李花捉住，李花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怜其家贫，赠以金银。这就引出了石敬坡意欲报恩，反为李花召来麻烦的故事。罗郡中有一姜公，前妻刘氏生女秋莲后死去，后娶贾氏，贾氏虐待秋莲，总想寻找机会陷害她。一次姜公出门贩米，贾氏便趁机让秋莲打柴，李花见了，顿起怜爱之心，赠以银两。秋莲将银子交给继母，继母反诬秋莲有奸情，去告发李花。秋莲只好与奶妈一起逃走。路上遇到歹人侯上官，侯上官见是两个女子，便杀了奶妈，还要强奸秋莲，秋莲将其推入水中。天亮时石敬坡路过，听到侯上官呼救，见他所带财物尽是妇女所用，便没有救人，只拿走了财物。石敬坡想报答李花，就把财物悄悄地放到了李花的房中。贾氏本来怀疑李花，见此更起疑心，便认定李花是杀人凶手。如此便酿成了一桩冤案。侯上官回家后，因无钱用，就把义女秋联买入妓院。谁知却被石敬坡听见，为救李花，便将秋联救了出来，秋联以为他有歹意，就跳入水井。石敬坡无奈，只有报案。后经审讯，真相大白，李花与秋莲、秋联结婚。

#### 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

世上姻缘有定，人间知己难逢。堪欣全如又全空，何妨受些惊恐。只因闺名一韵，错讹正在其中。将功折罪荷皇封，孤鸾喜配双凤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话说大明天启年间南阳罗郡有段姻缘，真是无意而得，遇难而成者，其人姓李名花，表字春发，生得容貌端方，性情文雅。胸藏五车之书，才超众人之上。青衿学子，尚未登科。不料父母早亡，并无兄弟，孤身独处。中馈乏人，只有老奴李翼朝夕相伴。但他功名上不甚留心，林泉中却极着意。一日独坐书斋，恰当重阳时节。正是：

霏霏细雨菊花天，处处笙歌共绮筵。

九日登高传故事，醺来落帽是何年。

这李生在斋中寂寞无聊。偶尔闲步，见梧桐叶落，黄花正芳，不觉酒兴甚深，一声就叫李翼过来。李翼忽听主人呼唤，忙到面前说：“相公有何吩咐？”李生道：“今日重阳佳节，收拾酒肴，待我夜饮。”李翼道：“饮酒登高方为避疫，正该白昼，何必夜饮。”李生道：“你原不知九月九日，乃是李陵在番登台望乡之日，后人登高，依古托言避疫。饮酒最乐，你去沽酒，我在这

里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。”李翼闻言，不敢怠慢，说：“小人即去，安排酒肴便了。”竟自退去。李生打发李翼去后，翻阅了一回史书，又朗诵了一遍歌词。不觉夕阳在山，众鸟归林，已到黄昏时候。只见李翼走来，说：“酒肴俱已齐备，请相公夜消。”李生道：“你且回避，待俺自酌自饮，以尽九日之欢。”李翼应声去了。李生饮着一盅茱萸美酒，对着一盆茂盛黄菊，尽兴而饮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李生同学中一个朋友，姓张名言行。生得相貌魁伟，勇力过人。却是满腹文章，功名顺利。前岁乡试已竟登科，及至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。不料场后磨勘，因查出一字差错，竟革去了前程。自此以后，居处不安，常常愤恨说：“我有这等才学，何处不可安置。什么是先得后失，这样扫兴。难道就家中闷坐了结此生罢了。近日来，幸喜集侠山好汉请我入伙，倒是称心满意的事。所谓不得于此，则得于彼。不免打点行囊，飘然长往，有何不可。我想罗郡绅衿，唯有李花与我最厚，何不到他家一别，以尽平日交情。”竟移步走到李春发门首，叫声：“有人么。”李翼闻听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张相公。”忙报主人知道。李生急忙迎出道：“仁兄从何处来，快请庭中一坐，少叙阔情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有事特来奉告。”二人遂携手进了中庭，分宾主坐下。李生忽见张言行满眼垂泪，问道：“仁兄为何落泪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不知，愚兄自遭革除之后，居处不宁，幸喜集侠山众好汉请俺入伙，不久就要起身。你我知己好友，故此明言相告耳。”李生闻言，大惊失色道：“集侠山入伙，岂是读书人做的事？诚恐王法森严，仁兄再请三思，不可造次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俺张言行入世以来，义气包身，奇谋盖世。既遭革退，功名无成，何年是出头日子。若碌碌终身，死不瞑目。”李春发道：“不然，读书的人处在世间，趋福避祸，理之当然。忤逆之事，岂可乱行。况且富贵贫贱，凭天主张，何必如此激烈。”张言行拍案大叫道：“俺生平不知道什么祸福，比不得古圣贤省身学问。我想愚兄抱些才略，自当雄壮其胆，做些人所不能为、不肯为、不敢为的事业出来，方能惊天动地，吓人耳目，才是英雄。若斤斤自守，受人挫折，实不甘心。主意已定，无烦贤弟拦阻，就此告别罢了。”李生又挽住衣袖道：“仁兄执意如此，小弟也不敢苦劝。现成肴酒痛饮几杯，权当送行何如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李生吩咐李翼掌上灯，快将酒烫来。李翼答应，递过酒来。李生说：“待我奉仁兄一杯。”张言行道：“相交好友，何用套言。”李生道：“遵命了。”二人坐定，饮了数巡。李生开口道：“小弟有一言，还望仁兄裁夺。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躯，那绿林中勾当，岂可轻易入伙。倘官兵一到，何处躲藏，到那时节悔之晚矣。况且仁兄具此才学，重新再整旧业，脱绿换紫，亦甚易事，何苦轻投逆类，岂不有玷家声。”张言行闻听鼓掌大

笑道：“贤弟真个是个书呆，出言甚是弱懦。但愿到集侠山，大事定妥，便可横行天下，何事不可为。方觉痛快，愚兄酒已醉了，就此告别。”李生又拦住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请到上房同-夜话，俟明日早行，岂不两全。”张言行无奈，只得依从道：“也罢，应是如此。”李生遂唤李翼铺设停当，两人携手同行，到了卧房，不肯就寝，重新摆上酒菜来同饮。说了些古人不得志话头，又讲了些豪杰本领不受人拘束的言语，甚是欢腾。听得谯楼二鼓声急。暂且按住不表。

却说罗郡中有个做贼的，姓石名唤敬坡，吃喝赌嫖，无所不做。每日在博场中输了钱财，手中困乏，即做那夜间的勾当。这日又因无钱使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石敬坡生来身似灯草，飞檐走壁，稳如平地。因母老家贫，没奈何做此行径。又缘赌博不利，偏偏要输钱。这两日甚是手乏，趁今夜风急月暗，闻听李花家产业丰厚，不免偷他些东西，以济燃眉之急。此刻已过二鼓时候，正好行事。”遂转弯抹角，来到李家门首。石敬坡望了一望道：“好大宅院，待咱跳过墙去相机而行便了。”只见他将身一跃，已坐墙头上边。又将身一落，已到院内。虽然脚步轻巧，亦微有响声。只听得犬吠连声，惊醒院公李翼。闻得狗叫不比往日，慌忙起得身来，道：“狗声甚怪，想是有贼，不免起去瞧瞧。”遂开了门，四下张望。却说石敬坡见有人开门，只得潜身躲在影身所在，装作猫儿叫了几声。这也是贼人惯会哄人的营生。李翼吓了一跳道：“原来是一只猫儿，将我吃了一惊。进房睡去罢。”石敬坡在暗中喜欢道：“险些儿被这老狗打破了这桩买卖。”停了一时，见无响动，方敢跳出身来，向上房一望，灯尚未熄。怕有人未眠，不敢轻易上前，又在暗处暂避。这是什么缘故，只因张李二生，多饮了几杯，讲话投怀。已过三更时分，精神渐渐困倦，又兼酒气发作，二人竟倚桌睡去，哪里竟料到有人偷盗。这石敬坡站立多会儿，见寂无人声，便悄悄走到门边。并未关掩，又向里一张，见蜡烛半残，满桌子上杯盘狼藉，两位书生倚桌而眠。石敬坡暗笑道：“原来烂醉了。待咱将竹筒吹灭了烛，现成肴酒等我痛饮几盅，以消饥渴，有何不可。”遂移步到桌边，把壶执定，托杯在手，然后吹灭了烛，自斟自饮，满口夸奖好酒，多喝几杯，壮壮胆气。又喝几杯，忽道一声：“呀！不好，浑身都软了，想是有些醉意。”正然自己言语，只见张言行猛然惊醒，看旁边有人，遂大呼道：“有歹人！看刀。你是做什么的？”李春发亦自惊起。吓得那石敬坡，战战兢兢，寸步难行。只得跪下说道：“请爷爷听俺下情，小的石敬坡，既无买卖，又少田园，家道萧条，上有八十岁老母，忍饥受饿，无计奈何，做这样犯法的勾当，望爷爷可怜饶命。”张言行喝道：“呸！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，诸处浪荡，任意赌博，才做这黑夜生意。待我杀此狗头。”才待要斫，李生慌忙扯住道：“我

劝仁兄且息雷霆，断不可结果他的性命，他也是为穷所逼，无法可施。这一次且将他恕过，仁兄且请坐下。”张言行放下刀，说道：“太便宜他了。”李生遂叫李翼过来，快取白银三两，绵布两疋，与石敬坡拿去。李翼不敢违命，遂各取到，说：“银布在此。”李生道：“着他拿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蒙爷爷不伤性命，感恩不浅，怎敢受此赏赐。”李生道：“今日被擒，本当送官，念你家有老母，拿去供养你母亲罢。”石敬坡叩谢道：“他日不死必报大恩。”李生道：“谁要你报，但愿你改过就是了。”李翼送他出去。这石敬坡因祸得福，携着银布千恩万谢，畅心满意而归。张言行方说道：“愚兄告别。”李生道：“天明好行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天明初十日，还要送舍妹到姑娘家去，没有久停的工夫。”李生道：“仁兄可再住几日，容小弟钱送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既蒙厚爱，明朝到乌龙冈上相别罢了。”李生道：“你我相交多年，一旦别离，小弟心中实不能忍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何必如此。”李生道：“只得遵命，到乌龙冈奉送便了。”二人移步出了大门，相揖而别。正是：

从来名士厄逢多，谁许拊膺唤奈何。

后会难期应洒泪，阳关把盏醉颜酡。

二生相别，不知后来还能会面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

话说张言行辞别了李春发，望家而走。只见疏星半落，天上残月犹挂，松梢披霜戴露。渡水登桥，慌慌张张，总是心中有事，哪肯少停，不多一时来到自己门首。敲了敲铜环，叫声贤妹开门。

却说张言行妹子，名唤秋联。因父母偕亡，依哥哥度日。生得容貌端庄，举止温柔。刺凤绣鸾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。昨夜因哥哥不回，等到三更时分，方敢安寝。黎明时节忽听哥哥打门，急忙起得身来。尚未梳洗，应声走到门前。闪开门，说：“哥哥回来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把门关上，回到房中。秋联问道：“昨晚哥哥哪里去来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昨宵同李春发一处饮酒，不觉醉了，因而宿下，未曾回来。”秋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哥哥可吃茶么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不用，你快收拾包裹带了钗环细软东西，姑娘病重，要去探望。”秋联道：“想是侯家姑娘么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正是。”秋联道：“她乃久病之人，不去倒也罢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妹差矣，这一病比不得往常，定要去看。”秋联道：“哥哥言语有些跷蹊，为何叫妹子带了钗环细软呢？”张言行闻言着急道：“哎！贤妹哪里知道，恐怕到了他家多住几日，家中无人照管，不过为此。”秋联道：“既这等说，待我梳洗完备，做了早饭，好随哥哥前去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这倒使得。快梳洗了用过饭，以便同行。”秋联遂归绣房，急急打扮。心中却暗想道：哥哥这般言语，到底叫人疑惑。数日来

未曾提起，忽然这样催促。或好或歹，只得任凭哥哥主张。不觉潜然泪下。这张言行见妹妹归房之后，虽是陪着笑脸，却暗里带些愁烦。“俺虽是铁石心肠，岂不念同胞之情。但我心怀不平，要入山落草。只得把手足之情，一齐抛撇。只俺自己知道，不敢明言。”正暗自忖度，忽见妹妹收拾妥当，将早饭摆在桌上。二人同吃了，然后锁了门户，扶着妹妹上了马，望侯家慢慢行来。走够多时，才到门首。张言行道：“已到姑娘宅边，贤妹下马来，待我叩门。有人么，快开门来。”

却说侯老儿，名唤上官。听得有人打门，失了一惊道：“听得马声乱嘶，人腔高唱，有什么事情，这等大惊小怪。”忽听门外又说道：“姑爹开门。”上官方知是亲戚降临，开开门道：“原来是贵兄妹们，快请里面坐。”张言行将马拴在槽上，然后同妹妹走上草堂。侯上官道：“你看这草堂上几日未曾打扫，桌椅上落得灰尘如许，待我整理整理。”张言行兄妹方才施礼，说：“姑爹万福。”侯上官答礼道：“你兄妹二人可好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承问承问。”侯上官道：“快请坐下歇息。”转身向内喊道：“婆儿快下-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起-不得。”上官道：“罗郡侄儿侄女看你来了。”张氏闻听又悲又喜道：“待我扎挣起来。”气吁吁移下-时，险些昏倒。拄着拐棍，慢慢行来。说道：“我儿们在哪里？”张家兄妹慌忙迎下草堂向前拦住，说：“我们就到内室去看姑娘，为何勉强起来，若要劳碌着，反觉不便。”欲要施下礼去，张氏道：“不许你们见礼，是什么风儿吹到吾家，今日相逢，叫人泪下。你二人来到刚刚凑巧，姑侄们见一面也得瞑目。”二人问道：“姑娘病体较前如何？”张氏道：“我这时候如草上之露，风中之烛，难保朝夕。论理这样年纪，也是死得着的，到不必较量。今日我们聚着也非偶然，只是有累你们远来，甚觉不安。”张言行道：“理当问候姑娘，何必挂齿。侄儿到此一则探望，二则要贸易他乡，只是牵挂妹妹无人照料，意欲把我妹妹与姑娘做一螟蛉女儿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也使得，但未晓侄女肯与不肯，再作商量。”秋联道：“哥哥既有此心，在家何不与妹妹商议明白呢。”张言行道：“非不与妹妹说明，恐先与你告知，你不肯来，却耽搁了我的买卖，故此相瞒并无别意。况且姑娘这里胜似咱家十倍，晨昏相依，倒觉便宜。过来拜了父母罢。”秋联低头沉吟，心中自思，如不依从，是背长兄之命，无依无靠，一旦做了螟蛉，又恐怕将来没有下梢。正自辗转不定，只听哥哥又来催促道：“过来快些拜了爹妈。”秋联无奈何，只得跪倒庭中拜了四拜。满眼含泪，却不好出声啼哭。起得身来，张言行随后也就双膝跪下道：“我妹妹虽渐成人，但四德未备，还望当亲生女儿教训。俟侄儿时来运转，倘有发达日子，不敢辜负大德。”拜了两拜，侯上官扶将起来。张氏道：“我是姑娘与她亲娘相

争多少，你的父与我又是同胞，自然久后择个才郎招赘吾家，到老来时相为依靠，岂当外人相待。”侯上官接口道：“我两口儿又无男，又无女，冷冷清清。得侄女为螟蛉，与亲生何异。将来得个美婿，结成婚配，我二老临终，难道他不发送我们。算来真是两全其美，难得难得。”不觉手舞足蹈起来。张言行又从怀内掏出五十两银的包袱，放于桌上，说：“些须几两银子，权为柴米之资。”侯上官不肯，道：“你拿在路上盘费，我家中自会摆布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侄儿还有剩余，不必推辞。姑娘姑爹在上，侄儿就此告别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贤侄多住几天再去不晚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起程在即，不能久停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强留了。”张氏道：“我抱病在身，不能送你。侄儿在路须晚行早宿。逢桥须下马，临渡莫争船。牢记牢记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多蒙姑娘吩咐，侄儿晓得。此去自有经营，无烦挂念，就此拜别。”秋联上前扯着衣衫道：“哥哥千万保重，须早去早归，断不可久恋他乡，使妹妹盼望。”不觉流下泪来。张言行道：“非是做哥哥的忍心远离，总因心怀不平，又有要紧事相约，不久几月就来看你，不必伤惨。在此好生服侍姑爹姑娘，哥哥在外亦好放心。”说完，把马牵出大门以外。侯上官随后拿着酒壶酒杯说道：“我与贤侄饯别，多饮几杯，以壮行色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又蒙姑爹厚爱，待我领情。”接过杯来，连饮三盅，拜辞上马而去。正是：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这侯上官看着走得远了，方才把门关上。回到内室，满面堆欢道：“不料今日有此喜事，婆儿你收了女儿，早晚有了依赖，侄儿又留上这些银子，我想坐食山空，也非长策，不如再凑办几两银子，并这五十两，出门做些买卖，得了利息，才好过得日子，岂不更好。”秋联道：“母亲当这时候，爹爹还去做买卖，不如在家相守为正。”张氏道：“哎！此话你莫向他说。如今有你伴我，任他去罢。你且扶我睡去。”秋联应声：“晓得。”遂各安寝。过了数日，侯上官打整行囊，并带资本，又拿着刻名刀，以防不虞。出门经营去讫，落得母女在家相敬相爱。这张氏逢了喜事，倍觉精神，病体渐渐安和了。

不知张言行归山，侯老儿贸易后来如何，待后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斫柴

且说罗郡中奎星街，有一姜公。名韵，表字德化。为人良善，处事老诚。娶妻刘氏，贤慧端庄。生下一女，因月间缺乳，觅寻奶娘代为抚养这女儿，起名秋莲。长到十五岁上，真个是身材窈窕，容貌端方。不料母亲偶染时疫，竟而亡故。

时下秋莲，幸有她奶娘晨夕陪伴。姜公因无人料理家务，又继娶了个二婚贾氏。这贾氏存心不善，性情乖张，碍着丈夫耳目，勉强和顺。一日独坐房中，暗自思量道：“我自从嫁到妾门，并未生下一男半女。只有丈夫前妻，撇下

一个女儿，从小娇养惯的，唯在房中做些针线，一些杂事并未一件替替老娘。平日说她几句，我丈夫又极护短，不许啰。我常怀恨在心，又不好说出口来。若是我亲生女孩，自然有一番疼热，她是旁人生的，终不与我一心。几次要磨难于她，只是无计可施。这却怎么了。哎，既有此心，终有那日。”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忽听丈夫敲门，慌忙答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开开门，迎着面说道：“今日你回来，为何这等慌张？”姜韵道：“婆儿你哪里知道，运粮河来了一桩买卖，我已雇下车辆前去装米。急取银两口袋来。”贾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去取来。怎不与女儿说声？”姜韵道：“三五日就回来，何必说与她知。我去后须要小心门户，不可多事。”贾氏答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何劳吩咐。”

打发丈夫出去，把门闭上，转回身来，坐在房中道：“趁老头儿不在家里，不免叫女儿出来，挫磨她一番。她若不服，饱打一顿，出出平日闷气，有何不可。”遂高声喊叫道：“秋莲哪里？”这秋莲正在闺中刺绣鸳鸯，忽听母亲呼唤，急出绣房，应了一声。只觉喊叫声音有些诧异，未免迟迟而行。又听贾氏大叫道：“怎么还不见来，气杀我也。”秋莲闻听，遂叫声：“奶娘快来。”奶娘走来问道：“大姐为何失惊呢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前边发怒，怎好见面。”奶娘道：“虽然发怒，哪有不见之理，小心过去才是。”秋莲胆怯心惊，见了贾氏，道了万福。贾氏道：“万福什么，三文钱一斤豆腐，可不气杀我也。”秋莲问道：“母亲因何生气。”贾氏道：“你还不知郊外有许多芦柴，无人去斫，如何不叫人发燥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不必性急，何不雇人去斫来。”贾氏道：“哪有许多银钱雇人，我想你倒去得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，孩儿闺中幼女，如何去得。斫柴倒也罢，恐怕旁人耻笑。”贾氏道：“这是成家所为，有什笑处。”秋莲道：“孩儿只会刺绣，不会斫柴。”贾氏大怒道：“哎，你敢违母命么。”奶娘上前劝道：“老安人息怒。大姐从来不出闺门，斫柴如何做得。”贾氏睁眼道：“老贱人多嘴，还不退后。秋莲，我问你去也不去？”秋莲道：“孩儿实不能去。”贾氏大怒道：“你敢连说三个不去。”秋莲道：“孩儿不敢，只是不去。”贾氏把脚一跺道：“哎哟，了不得了！你又不是宦家女，因何朝夕不出闺门，娇生惯养，一点不像庶民人家行径，生活之计，全不关心，岂不气杀了我。”秋莲道：“奉劝母亲暂息雷霆，容孩儿细讲。二八女子，理宜在闺房中做些针指，采樵的营生，自是精壮男儿，才做得着。我平日是柔弱闺女，其实不敢应承。还望母亲思想。”贾氏道：“应承就罢了，如不应承，取家法过来，打个样子你看。还是去也不去？”秋莲满面通红道：“打死也不去。”贾氏道：“你还是这等性硬，小贱人好大胆，还敢嘴强。母亲面前，怎肯容你作怪装腔，全然不听我的言语，实难轻饶。我如今就打死你，料也无妨。”秋莲道：“就打死我，也不去得。那桑间濮上，且莫论三街

两巷人谈笑，即是行路的人也要说长道短。况且女孩子家弓鞋袜小，如何在郊外行走。望母亲息了怒，仔细思量便了。”贾氏道：“凡我叫你作事，定然违背。大约是你不曾受过家法，习惯心胜，才这等狂妄。”奶娘在旁劝道：“大姐是嫩生生的皮肤，怎生受得这样棍棒。全仗老安人格外抚养，若是少米无柴，老奴情愿一面承当。请老安人且息怒，待我替大姐拾柴如何？”贾氏道：“你怎么替得了她，她去也少不得你。秋莲还不去，去则便罢，不去定要打死。”奶娘道：“大姐不必作难，我与你同去罢。”秋莲没奈何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愿去。”贾氏道：“既是愿去，你且起来。这是镰刀一把，麻绳一条，交与奶娘同去。下午回来，要大大两个芦柴，若要不足，打你个无数。阿弥陀佛，贪训女儿，误了佛前烧香。待我上香去便了。”奶娘方劝秋莲回房，快且收拾郊外走走。秋莲不敢高声啼哭，唯暗暗落泪而已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不知秋莲与奶娘怎样打柴，所遇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春发郎怜情赠金

话说姜秋莲忍气吞声回到绣房，罩上包头，换上蓝布衫裙，紧紧系一，奶娘拿着镰刀、麻绳、扁担，两人哭哭啼啼离了家门。这秋莲从未出门的绣女，走到街前，羞羞惭惭，低着头儿。只得扯住奶娘的衣袖，奔奔跄跄，走出庄村。举头一望，四野空阔，一片芦苇，正是深秋天气。怎见得：

芦叶汀洲，寒沙带浅流。数十年曾度南楼。柳下系船犹未稳，能几日又到深秋。黄鹤断矶头，故人能见否。旧江山，都是新愁。欲买桂花重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

右调《唐多令》

奶娘道：“前面就到芦林，大姐快走。”秋莲眼中流泪道：“奴家不知哪世罪孽，今日遭此折挫。若我亲娘尚在，安能受此。不如寻个无常，倒是了乎。”奶娘劝道：“大姐休说此话，古人先苦后甜，往往有之。暂且忍耐，不必伤感。”说话中间，二人已到芦边。奶娘道：“大姐你且坐在这边歇息，待我去斫柴。”秋莲依从，坐在草地，想起自己苦处，未免啼悲。

这且按下不提。却说李春发，与张言行约定在乌龙冈上送别。次日起来，用了早膳，乘着白马，行到冈上，下得马来。等不多时，只见张言行策着马走到跟前，慌忙离鞍道：“贤弟真信人也。”李春发道：“我们知己相交，岂同别人。”两人遂把马拴在垂杨柳下，草地而坐。李春发道：“仁兄到寨，须要相机而行，不可久恋，恐生祸端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愚兄满腔愤恨，无处发泄，定要做些义气事才畅心怀。”李春发道：“但愿仁兄如此，无烦小弟叮咛。”张言行起身来说道：“紧弟只管放心，他日相逢，自见明白。这路旁非久谈

之所，古人云：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愚兄就此告辞。”李春发说：“遵命了。”张言行将马解开，飞身上去，拱一拱手说：“愚兄去也。”李春发立在冈上，又目送了一回，看不见踪影，方才自己上马旋转归家。也是天缘有分，恰好在芦林经过，忽抬头望见一个老妇人拾柴，一个幼女坐在尘埃不住啼哭。停住马，仔细向秋莲一望，心中惊讶道：你看此女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年纪不过二八，天生俏丽，并非小户女儿。不在闺中刺绣，却在这荒郊外，泪眼巴巴，真个诧异，其中定有缘故。不免下马，向老妈妈问个端底。遂滚鞍下马，向着奶娘道：“老妈妈，小生有礼了。”奶娘答礼道：“这个君子，非亲非故，向我施礼，却是为何？”李春发道：“老妈妈身后那位大姐，因何在此啼哭？”奶娘答道：“她是我家大姐，我是她的养娘。我主仆在此拾柴，何劳君子盘问。”李春发赔笑道：“如此小生多口了。”奶娘道：“真个多口。”李春发背身说道：“你看她恶狠狠的直言应答，决非路柳墙花了。细看她云髻齐楚，身体柔怯，尚是未出闺门的幼女，为何在此采樵，甚觉不伦。既是拾柴，又何必啼哭？内里定有蹊跷，还须问个明白。老妈妈转来，小生斗胆再问一生，那位大姐是谁家宅眷，还求向小生说个分明。”奶娘瞅了一眼，带着怒色道：“这位相公放着路不走，只管要问长问短，是何道理？若再问时，定讨没趣。”李春发闻听，低头不语。暗自沉吟：“本不该穷究，无奈心中只是牵挂，回家去定添愁怀，不如舍着脸皮，索性问个清白。”遂硬着胆向秋莲施下礼去，尊声：“姐姐，小生有礼。”秋莲回答道：“素不识面，不便还礼，相公休怪。”李春发道：“非是小生多事，观看姐姐举动，不是小家模样。在此芦边啼啼哭哭，必有情由。姐姐姓什名何，求道其详。”秋莲道：“自古男女有别，于理有碍，何敢轻言。”李春发道：“在这荒野，无人看见，姐姐倘有冤屈事情，未必不能代为解纷，何妨略陈其故。”秋莲见李生说得体切，又是庄言正论，绝不带些轻薄嬉戏光景。况且李生生得风流儒雅，迥异非常，秋莲暗思道：何妨告诉他一番。遂启朱唇，慢慢地道：“相公把马拴在树上，容奴相告。”李春发应命，将马拴定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奶娘接口道：“大姐不必细讲，说些大概罢，时候久了，恐外观不雅。”秋莲道：“奴家住在罗郡，奎星楼边。大门外有几株槐柳，便是。”李生问道：“老先生是何名讳？”秋莲道：“我爹爹姓姜名韵，表字德化。”李生道：“令尊小生素知，近来作何生理？”秋莲道：“因家道贫寒，出外贩米。”李生道：“令尊既不在家，自有养娘拾柴，大姐到此何为？”秋莲含泪道：“在家受不过晚娘拷打，无计奈何，方到此地。”李生道：“我听姐姐诉了一遍，原系晚娘所害。小生随身带有三两银子，与姐姐留下，拿回家去，交与令堂买些柴米，省得出头露面，受这辛苦。”奶娘道：“相公休得恃富，留下银子莫不有什么意思。

”李生道：“老妈妈，小生一片恻隐之心，勿得过疑。如此说来，俺便去也。”牵马欲行，秋莲对奶娘道：“请那生留步。”奶娘应命喊道：“相公且转来。”李生停步说：“老妈妈要说什么？”奶娘道：“我家大姐有话问你。”秋莲道：“奶娘替我问他来历。”奶娘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开口道：“请问相公因何走马郊外？”李生道：“小生清晨因送朋友到此。”奶娘道：“相公贵府，坐落何街，高姓大名？”李生答道：“舍下在永寿街内，姓李名花，字是春发。”奶娘道：“原来是李相公，在庠在监呢？”李生道：“草草入泮，尚未发科。”奶娘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相公是位秀才了，失敬失敬。”奶娘又问道：“令尊令堂想俱康健。”李生道：“不幸双亲早逝。”奶娘又问道：“兄弟几人？”李生道：“并无兄弟，只是孤身。”奶娘又问：“相公青春多少？”李生道：“今年虚度十九岁了。”秋莲悄悄对奶娘道：“问他曾婚配否？”奶娘遂问道：“相公有妻室么？”李生背身说道：“这女子问出此言，大非幽闺静守之道，待俺去也。”遂乘马而回。正是：

桃花流水杳然去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

奶娘向秋莲道：“你看那生，见问出妻室二字，满面通红，竟自去了。真乃至诚君子。”秋莲亦赞叹道：“果然稳重。”奶娘道：“你看他将银子丢在地下，不免拾起回去罢了。”秋莲道：“任凭奶娘。”奶娘道：“芦柴其实不惯彩拾，只断得这些，待我捆起来，一同好走。”一路上极口夸奖道：“大姐你看这佛心人，叫人可钦可敬。又疏财又仗义，真诚老实，绝不轻狂。”秋莲道：“正是。与吾家从无半点瓜葛，亏他这般周济。”奶娘笑说道：“大姐你若得嫁这个才郎，可谓终身有托了。”秋莲道：“我与你是何心情，还讲此风话。至于婚姻，全凭爹妈主张，说他怎的。”二人讲话中间，不觉太阳将落，已到自己门首。

不知到家，贾氏如何相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旷野奇逢全泄漏 高堂阴毒起参商

话说贾氏打发奶娘同秋莲出外打柴，坐在屋中自己思量道：老娘嫁此丈夫，论心性倒也良善，只是家道艰窘，叫人操劳。每日清晨早起，哪一件不要老娘吃力，一桩照料不到，就要耽误。我想秋莲女儿生得娇养，还得奶娘伏侍，绝不怜念做娘的逐日辛勤。人道是如花似玉的娇娥，在我看起来，犹如刺眼钉一般。今日遣她去斫柴，非是恶意，也是叫她经历经历，后日到婆家好做媳妇。你看她们出去，定然不肯用力拾柴，若要拾得随了我意，将她饶恕。倘拾来一点半星，到反惹老娘生气。一定再挫磨她一番，也是教训她的规矩。猛然抬头，忽见日影西沉，归鸦乱舞。说道：“这样时候，怎么还不回来，叫人如何不气。哎！只得闷坐等候她便了。”却说奶娘与秋莲，久已住定脚步，不敢

擅入。秋莲道：“奶娘你看这点芦柴，母亲见时，定有一番淘气，却怎么处？”奶娘道：“丑媳妇终要见公婆的面，哪里顾这些许多。有我在旁承当，料不妨碍。”秋莲道：“虽然有你承当，我只是提心在口，甚觉惊怕。”说完，又落下泪来。奶娘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，随我进来罢。”秋莲无奈，只得依从。奶娘前行，秋莲随后，进了大门。将近内院，听得贾氏喊道：“这般时候还不回家，吾好气也。”秋莲闻听，慌张道：“奶娘，我母亲正在忿怒之时，你我且在门外暂停片时，再作道理。”奶娘道：“不必如此，少不得要见她的。”又听得院内喊道：“天日将黑，还不见来呢。”秋莲挣扎向前说：“孩儿回来了。”奶娘将柴放下，故意说道：“竟是拾柴不得容易，一日才拾得这些。请安人看看如何？”这贾氏迎面早已瞧明，问道：“你们拾得芦柴几捆几担？”奶娘道：“安人息怒，柴却甚少，到有一件奇事。”贾氏道：“就是黎柿也当不得一担芦柴。”秋莲道：“不是黎柿，是一件希罕之事。”贾氏问道：“有什么希罕之事，你两人快些说来。”秋莲道：“孩儿不是说谎，但事甚奇，恐怕母亲不信。”贾氏道：“你且讲来。”秋莲道：“提起这件事，当今少有，世上无双。遇一后生郊外走马闲游，他不忍女儿郊外行走，忙丢下一锭银子，并不回头，飘然去了。”贾氏道：“有这等奇事，银子现在何处？”奶娘道：“银大我袖内。”遂把银包递过。”贾氏接来一看说：“果然是一锭银子。我想两不相识，哪有赠银子的道理。此事当真奇了。我且问你，那人怎生模样？”秋莲道：“头戴青巾，身穿蓝衫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与吾家并无瓜葛。白白赠下银子，孩儿本不承受，他那里竟不回头而走。”贾氏道：“可问他姓名么？”秋莲道：“他说他也是罗郡人家，家住在永寿街前，父母双亡，又鲜兄弟，只落他一个孤身，名唤李花，现今身列胶庠。”贾氏闻听，说：“李花，李花，我也晓得他是个酸秀才，岂有银钱赠人。他后来又说什么话？”秋莲道：“别样事女孩儿家也不便深问。”贾氏道：“且住！不便深问，想是做下伤风败俗的事么，可不羞死，气杀我也。”奶娘道：“安人不要屈那好人，那位秀才端端方方，温温雅雅，一片佛心又兼老诚。虽是交言，然自始至终，并不少带轻佻，叫人心服。安人何说此话。”贾氏翻了脸喝道：“胡说！自古以来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，鲁男子自知不及，他因而闭户不纳。难道又是一个柳下惠不成。一个是俊俏书生，一个是及笄女子，况且遇于郊外，又送白银一锭，若无干涉，哪得有此。我想起，恐怕是一片芦林，竟成了四围罗帏，满地枯草，权当作八铺牙，凤友鸾交成了好事。就是那三尺孩童也瞒他不过，何敢来瞒哄老娘。既伤风化，又坏门阁。如今做这出乖露丑的事情，我今日岂肯与你干休，我只打你这贱人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且住，别事拷打，可以忍受，无影无踪，冤屈事情，如何应承的。”贾氏道

：“也罢，我也管你不下，不免前去报于乡地，明早往郡州出首，到那时官府自有处置，方见我所说的不错。”说完，怒恨恨走到房中，带了些零零碎碎银子，竟自闭门去了。吓得那秋莲女小鹿儿心头乱跳，两鬓上血汗交流，说道：“这却怎么了，平地中起此风波。叫声奶娘，此事若果到官，一则出乖弄丑，二来连累李相公。却怎么样处呢？”奶娘答道：“我仔细想来，别无良策，唯有一个走字。”秋莲忙问道：“走往哪里好。”奶娘道：“你只管收拾包裹，我自有效用。”秋莲道：“走不利便，反不稳当。”奶娘道：“若不逃走，就难保全无事了。”秋莲道：“是呀，果然送到官府问出情由来历，形迹上面许多不便，若要严究起来，纵有口也难分诉。既然拿定主意，唯有偷逃一着。倒也免得官长堂上满面含羞，如何说出口来。”两人商议逃去，暂且不提。

却说贾氏行到地保家里，问了一声：“地方大哥可在家么？”他家内应道：“不在家，在外吃酒去了。”贾氏又问道：“常在何处吃酒呢？”内又答道：“大半在十字街头刘家酒楼上。”贾氏闻听，只得往前寻找。且说这地方姓张名恭，保长姓李名平，因公务办完，夜间无事，两人同到刘家酒楼上，一面饮酒，一面商量打应官府的事情。贾氏寻到楼边，问声：“地保可在你们楼上么？”酒保闻听，对地保道：“楼下有人寻你们哩。”地方保长听说，不敢怠慢，下得楼来见了贾氏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家宅眷，找我们有何事情？”贾氏道：“随我同到僻静所在，有话与你们讲。”二人只得跟来。贾氏道：“我住在奎星楼旁，姜韵是我的丈夫。有一事情，特来相烦。”地保道：“原来是姜家大娘，有何话说？”贾氏道：“丈夫不在家中，我遣女儿同奶娘郊外斫柴，不想遇着个酸秀才名叫李花，赠她银子一锭，必然有些奸情，意欲叫你们递张报单，以便送官。”地保道：“青天白日哪有此事，我们又没亲眼看见，如何冒昧报官。奉劝贾老娘你是好好人家，不可多事，恐伤体面，请回去罢。”贾氏不肯，摸了几钱银子递与地保，说：“些须薄仪，权为酒资。事完还有重谢。”地保接过来道：“如何厚扰，但此事必先递了状子，我们从中帮助加些言语。至于报单，断然打不得的。”贾氏才问道：“不知何人会作呈词？”地保道：“西街上有位冯相公，善会画虎，绝好呈状。你老人家与他商量才好行事。”贾氏问道：“不知住在第几家，好去寻问。”地保道：“西街路北朝南，第四家门口，有个石蹬便是。”贾氏道：“待我去寻他做了状子，你们明朝务在衙前等候，不可耽误。”地保答应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用吩咐。”说完仍回楼上饮酒去了。这贾氏只得寻到西街门口，果然有个石蹬。停住脚步，敲了敲门，问声：“冯相公在家么？”冯相公听得叫门，出来问道：“是何人叩门？”贾氏道：“有事奉访的。”冯相公开了门看见贾氏，说：“原来是位大嫂，有何见教。”贾氏道：“有件要事相烦。”遂从腰内掏出一块银子，约一两

有零，递将过去，道：“一点薄敬，买杯茶吃。愿求相公做张呈状。”冯相公接过银子，说：“何劳厚仪。不知因何事情，请说明白，以便好做。”贾氏遂将遣女同奶娘拾柴，路遇秀才李花，无故赠金三两，想有些奸情在里头。我欲送官审理，特来求教，千万莫阻。冯相公道：“谁是证见，有何凭据，怎好轻易告官呢。”贾氏道：“那三两银子就是干证。保谓无凭？”这冯相公得了银两，哪管是非，遂答应道：“也罢，待我替你来做，但不便让座，俟我做完以便拿去，且在门首等等如何。”贾氏道：“使得。”冯相公遂转身回后。他是做惯此营生的，不多一时写得完备，走到门首，念了一遍与贾氏听。贾氏接道声多谢，随即辞归。一路上欢欢喜喜，奔奔踉踉，已到起更时候，行到自己大门，竟入内室。对奶娘与秋莲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慌，也不要忙，我已告知地保，明早好送官去。秋莲你是正犯，老娘是原告，银子是干证，老贱人是牵头，再有何说。”只见她言罢然后把前后门上了锁，将钥匙收在自己房中，说：“你们且自去睡，明朝再讲。”说罢，遂转身把房门关闭，犹自恨恨说：“淫奔之女，断不可留，气死人也。”奶娘见她已竟关门，对秋莲道：“咱们也回去再作道理。”领着秋莲哭哭啼啼回归绣房。秋莲叹口气道：“嗟，奶娘呀，若有我生身母在世，既无打柴事情，更无送官道理，偏偏逢此继母，死作冤家，却怎生了得。”奶娘上前劝道：“也是你命运多乖，才弄得人七颠八倒，又遇着你这样继母心肠俱坏，掘就陷人的坑，谋害大姐。但愿苍天保佑得脱罗网，便是万幸。”秋莲落泪说：“嗟，好苦呀！”奶娘道：“大姐再休啼哭，快些收拾包袱。若要迟延，生出事来怎能罢休。”秋莲道：“晓得，待我捡点完备再议脱身之法便了。”正是：

万般皆命不由人，世上何须太认真。

若到穷途求活计，昭关也许度逃臣。

不知她俩人怎生脱逃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伤命 推落涧秋娘脱灾

话说那侯上官原是不安本分的人，自从那日离家出来做买卖，好好吃穿，又赌又嫖，不消数月本钱花了，落得赤手空拳难以回家见他妻女。遂自己寻思道：腰内困乏。不免走些黑道，得些钱财，方好回家。久闻罗郡中富户甚多，但路径不熟，未敢轻易下手，待我周围瞻望一番。遂到各街各巷行了一遍。到一街中有魁星楼一座，盖得甚是高大，朱红高■，却极幽静。这魁星楼，唯那文人尊敬，一年不过几次拜祷，哪同别的神灵不断香火，终岁热闹，所以冷冷清清人不轻到。这侯上官留神多回，说：“这个所在倒好藏身。我且躲避楼中以待夜静时分，便好行事。”遂飞身上去，暗暗隐藏，不敢作声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秋莲依从奶娘之言开了柜箱，捡了些得意的钗环首饰，并衣服等类，将绸袱包裹起来。然后拿手帕包紧云鬓，随身蓝布衣裙，系上一条丝带，打扮得爽爽利利。又将绣鞋缠紧脚带，以备行路。奶娘也打整完备，说：“大姐你且房中稍坐，待我往前边看看动静，回来好生法作越壁过壁的事件。”秋莲应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这奶娘遂悄悄轻着脚步，走到贾氏门外听了一听，闻得房内鼾睡之声，阵阵聒耳。这是什么缘故，只因昨夜寻地方、求呈词，忙碌碌多时，所以睡得这等结实。奶娘心中暗道：这也是苍天保佑，令她这样熟睡，我们逃走，庶不知闻。抽身回到后院对秋莲道：“妙极妙极。幸前边那贱物今正睡稳，倒得工夫安排走计。我想墙高如何能过，后边有个现成梯子，可以上墙。”闻听樵楼已打三更，奶娘将梯子搬到临街墙边说：“大姐你先登梯上去坐稳在那墙头。”秋莲依从，上得墙来。说：“噯呀，你看乍在高空，胆战心惊，令人害怕。”奶娘随即也扒上墙头，然后用力将梯拔起，顺手卸到墙外。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好了，脱身稳当，不可慌攻。大姐你且登梯下去，待我跟随。”二人到了街心，说：“虽然闯出祸门，不知前去何处得安身之所。”奶娘道：“事到其间，只好相机而行罢。大姐随我来顺着这条柳径，且往前行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却说侯上官正在魁星楼上躲藏，忽听两个妇人在街心经过，唧唧啾啾，急走疾行。“如何三更时候还敢来往，其中定有蹊跷，非是急紧事情定是偷逃，身上岂有不带些东西的。将物抢来，却是采头。不免下楼去夺她包裹便了。”遂下楼来暗暗跟随。说：“待我听她说些什么。”及走了两时余，只听奶娘说：“大姐，你看星斗将落，月色微明，只得放正了胆子，管不得我们弓鞋袜小了。别说大姐难以走此路径，就是老身自幼到如今，也未曾经惯这等苦楚。”大姐道：“奶娘我只是惊惧，心神不定。呀，你听哗喇喇柳叶乱飞，树枝摇动，把我魂灵几乎吓掉。”两人正在惊疑，背后有一个人赶来厉声喝道：“哈，你们往哪里走，决非好事，快快说个明白，放你前行，饶你性命。”奶娘道：“呀，爷爷呀，我母女是往泰山庙进香的，因未觅着下处，故尚在此行走，敢望见怜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我不管你进香不进香，可把包袱留下。”奶娘道：“哪有包袱？都是些香纸。”侯上官道：“就是香纸我也要的。”奶娘道：“你要我便不与你。”侯上官喝道：“你若不与，我就要动手了。”奶娘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何得无理。你再不去，我就喊叫起来。”侯上官道：“你要喊叫，我便是一刀。”奶娘发急遂喊道：“有贼有贼，快来救人。”侯上官大怒，遂在腰中摸出刀来，说：“这贱人不识好歹，赏你一刀去罢。”说时迟，那时疾，手起刀落，正中奶娘喉咙。听得扑通一声倒在尘埃，登时气绝，魂灵已

归阴曹地府去了。竟把包袱拿去，吓得秋莲哎呀一声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强盗竟把奶娘杀死，又将包袱抢去。奶娘呀，你死得好苦啊！”不觉两眼流下泪来。侯上官道：“妇人不要声长，稍有动静，也只一刀断送性命。快些起来跟我去罢。”秋莲道：“你既杀了奶娘，夺俺包裹，就该逃去，又来逼我同行怎的？”侯上官道：“这是好意，送你到前面草坡路径，莫要遗下踪迹，原无别的心肠。”及至趁着月色，仔细向秋莲观瞧，才知道是个俏丽佳人。不觉春心发动，心道：几乎当面错过。世上哪有此娇容，若得与她颠鸾倒凤，不枉生在世间。且住，已竟是笼中之鸟，难以脱逃，不免再吓她一回，看她怎样。“妇人你可认得这地方么？”秋莲道：“我哪得认的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这就是乌龙冈，下面就是青蛇涧，幽雅僻静之所，你肯与我做得半刻夫妻，我便放你回去，你若不肯，一刀斫为两断。”秋莲背身暗暗说道：“不想老天注定乌龙冈，竟是我丧命之所。如今失身于他，岂不伤风化，失节操，遗笑后世。到不如急仇寻个自尽，倒是正理。”正自沉吟，侯上官问道：“你不愿从么？”秋莲怒道：“哪个从你，快速杀我。”侯上官思量道：一女子有何本事，何必问她。上前一把按倒在地，不怕她不从。转身说道：“我和你这段姻缘，想是前生注定的。你若不从，我岂肯罢休。当这僻静所在，就是你想求人救援，也是万万不能够的。犹如笼中之鸟，哪得飞去。”秋莲心中暗想道：我到此时，岂是蝼蚁贪生。但死的不明不白，有何益处。目下生个计策，倘或能把强人谋害，岂不痛快。若要不能，任他杀害，决不相从，也是保全名节。遂转身说道：“也罢。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了。大王且请息怒，夫妻之事非我不从，只为无媒苟合，故此不从。”侯上官欢喜道：“既要媒妁这也不难，你我拜了天地，就以星斗为媒何如。”秋莲暗想道：你看这贼，势不能止，不免将计就计，反害了他，才可保全。那高岸上面有数棵梅树，只说作亲也要些花草，哄他上岸折花，那时推他下去，岂不结果他的性命。就是这个主意。转脸说道：“大王真个要做亲么？”侯上官道：“全仗娘子见怜。”秋莲道：“你且去将涧边梅花摘下几枝，插在那里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要它何用？”秋莲道：“指它为媒，好拜天地。”侯上官喜道：“这个何难，我就摘去。不知你要哪一枝？”秋莲跟随说：“临涧这一枝，开得茂盛。”侯上官走到涧边，只见树直枝高，难以折取，正在那里仰头痴望。秋莲一见想道：不趁此时下手，更待何时。哎，强盗休怪我不仁，皆因你不义。用手着力一推，只见侯上官翻个倒葱掉下涧去。半时不见动静，秋莲才放下胆，说：“好了，此贼下去未曾做声，想已气绝。哎，可恨贼人心肠太歹，既然伤害奶娘性命得了包袱，又要逼我成亲，天地间哪有这等便宜事，都叫你占了。到如今你要害人，反遭人害了。看看天色将明，只得再奔前走，寻个安身所在便了。”正是：

劈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再说石敬坡，自从李春发赠他银布回来，忽然改过，不敢再去偷盗，另寻了些经纪买卖，供养老母。这也亏李生感化他过来，才能如此。这日因赴罗郡有件生意，起身最早，行了多时，天已将明，不觉已到乌龙冈上。因想道：此处甚是荒郊，绝少人迹，又兼青蛇涧中多是贼人出没之所，恐遭毒手，须要仔细防备才是。踌躇中间，已到涧边，早听有人喊叫：“救人，救人。”石敬坡惊讶道：“如何涧底下有人叫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”又听得涧底下有哎呀之声，说跌杀我也。石敬坡闻听，不解其故，慌忙喝道：“此处急且没人行走，你莫非是魑魅魍魉么？”侯上官在涧中道：“我是人不是鬼，休得害怕。”石敬坡道：“你既是人，为何跌在涧下呢？”侯上官道：“我是客人，路经此地，被贼人推下涧来，把腿胯都跌伤了，望客人救一救命，自有重谢。”石敬坡闻言说：“可怜，可怜。常言道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遂往下喊道：“那人不必啼哭，我来救你。”又想了想道：“嘎，你不是个好人，现有刀可证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老爷休得过疑，我是买米客人，遇贼伤害，千万救我则个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待我下去看看再辨真假。”遂从乱石层迭之中寻找隙地，高高下下，弯弯转转，方得下来。只见那人卧在石边，真个伤了腿胯，满身血迹。问道：“你既是客人，被贼抢夺，若要救上你去，将何物谢我呢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还有一包袱东西，只要你救得我上去，全全奉送。”遂将包袱递过。石敬坡接过一看，俱是些钗环首饰衣服等类。竟反过脸来大声喝道：“呸！你这狗头，明明是个强盗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今日恶贯满盈，失脚踏涧，死亦应该，还来哄你老子。”侯上官哀求道：“我实是客人遇贼的。”石敬坡喝道：“狗头放屁！你若遇贼，这包袱便不在你手中了，况且内中东西俱是妇女们所用之物，岂是行路人带的么？还要强嘴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既不救我，还我包袱罢了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这也是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不如送了你老子买些酒吃。此时不杀你，便是你的造化，还要别生妄想。”说完携着包袱，仍寻旧路走到岸上，洋洋得意而归，哪里管他死活。正是：

蚌雀相争两落空，渔翁得利在其中。

恶人还得恶人挫，自古冤家狭路逢。

这侯上官见石敬坡走近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是天理昭彰，自作自受，既然贪人钱财也就罢了，为何又心起不良，还要作贱人家女娘，败坏人家节操，如今说也无用，只是身上跌得这样狼狈，何时扒上涧去，才得将养。咳，只得忍着疼痛，慢慢挨走便了。”看官们，你看这侯上官，忙了半夜，徒落一场空，毫无益处，真令人可笑。石敬坡从何处来，却能旱地拾鱼，倒得快活。也因他改过自新，上天加护的意思。

闲言休论，不知秋莲前途能得安身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刁歪妇公堂告状 逃难女尼庵寄身

话说贾氏身体困倦，酣睡了一夜，到那钟鸣漏尽，东方渐渐发白的时候，猛然醒来。说：“昨夜女儿事情，活活把人气死。我想她平日娇养，偶然叫她拾柴，不过要挫磨她的生性，哪知道她到那郊外做出这样丑事。如今送她到官审出真情，料她也怨不得我了。就是她父亲回来，也不能十分怪我。事到其间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呈状已曾写完，地保又与知会，怎好停止。常言道，任你们奸似鬼，也要吃老娘的洗脚水。那老贼人、小贱人你须准备，待我起来束妆停当，再到后面吓她们一吓。”及至收拾完备，走到角门口内便喊道：“秋莲、乳娘，还不快些起来。”及喊了数声，绝没人答应。说：“呀，因什么静悄悄的不闻声息，莫不是怕见官府露出马脚，心中害怕寻了短见么。待我推门一看，呀，不好了，人也不见，箱笼大开，许多衣裳撇得纷纷乱乱，想是逃走了。待我看看行踪，呀，后院放得梯儿，何如不见呢。再到园内去瞧，只见那墙头上面，砖瓦参差，一定是越墙而逃。这便怎么处，为今之计，只得到门外叫地保知道，再作商议。”

却说那地方听得有人呼唤，只得走向前来细问根由。看见贾氏，说：“原来是姜大娘，为何这等惊慌，是什急事。”贾氏道：“你们不知，就是我昨日所说的那个女儿，同着奶娘夤夜私自逃走了。我丈夫又不在家，少不得要劳列位，与我追赶一程，倘或赶上，自有重谢。”地保道：“昨交姜大娘教俺们打报单，想来就是因此起的么。”贾氏道：“正是。”地方道：“待我们帮你去赶一赶，但不知从哪里走的？”贾氏道：“从后园中越墙走的。”地保道：“不像不像。这样高大墙院，她是两个妇人，怎么扒得上去。”贾氏道：“家中梯儿今已不见，想是登梯子旋转过去的。列位请看看踪迹，便知端底。”贾氏遂领着地保从周围观了一遍。地保道：“果然是越墙而走。不必说了，如今且不要忙，路上必有脚迹，让她妇人行走，料想不远。我们只望那柳道中寻找便了。”只见他们慌慌张张急忙乱跑，抬头一望，前面路旁影影绰绰似有人在地倒卧。地保嚷道：“列位你看，前面恰像个人在那里睡哩。定然是个醉汉，待我上前唤他醒来。”走到跟前，说：“呀，不好了。吓吓，原来是贼盗杀死的一个妇人在此。”贾氏闻听心惊道：“果然是杀死的尸首么。”地保说：“难道谁来哄你不成，你也过来看看便明白了。”贾氏一见，心底明白，却嘀咕道：“这是贱人奶娘。想是她们作了丑事，惧祸偷逃，却遭人暗算了。若论此事，全是我非，如今追悔也无及了。”转回脸来说道：“列位请到俺家中从长计议何如。”地保道：“这个理应。”遂跟定贾氏进了她门，共同计较。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姜秋莲将贼推下涧去，方得脱身。趁着星月之下，胡乱前奔。哪管金风透体，玉露浸鞋。行了多半夜，天色渐明，星光欲灭，才敢慢慢缓走。心中感伤，不觉泪下。说：“哪料遭此家难，受这苦处。我爹爹回家知道，不知怎样痛楚。膝下没了女孩，又无音信，他岂肯罢休。想到此处，如何不叫人悲伤。再者与奶娘何干，情愿随我脱逃，实指望将来有了好处，定然报答她的恩情。谁想路逢强贼凶犯，持刀害命，死得可怜，岂不是我连累于她。倒不如我死在家中，却得明白，也省得遭害。”一路上自思自想，又恨又恼，悲悲切切。眼中的血泪，两只袖也拭不干净。走到太阳刚出，才停脚步道：“奴家奔走一夜，体倦足麻，肚中饥饿，半步难行，如何是好。你看远远望见一片青堂瓦舍，是谁家宅院，尚可托身，亦未可定。只得上前再作区处。”及至走得将近仔细一观，是座庵院。怎见得：

大雄宝殿，鸳瓦层迭，真个气象巍峨。钟鼓楼台龙架高悬，果然摆列齐整。青松满院，翠生生阶砌铺荫。绿竹围墙，娇滴滴随风弄响，应是蓬莱仙境，不让金谷名园。

秋莲赞道：“好个功果。”又抬头一望，见门上一匾，书着“青莲庵”三个大字。心内想道：但不知住持的是僧是尼，何敢轻于叫唤。正在迟疑，门里早走出一个尼姑来。秋莲一见，满心欢喜。想道：这是我的造化了，倘施慈悲尽可栖身。上前迎了几步，说：“师傅见礼了。”尼姑慌忙答礼道：“女娘稽首。”这尼姑向秋莲上下一观，腹内猜疑道：你看这女子生得俊俏，举止又极稳重，又甚温柔，为何容颜上带些忧愁的气色。待我盘问她一番，看是如何。遂开口道声：“女子我且问你，仙乡何处，到此有何见教。”秋莲道：“奴家因被继母赶出，路上又遇歹人杀我奶娘，抢去了所带包袱，奴家幸而脱身逃命，至此真是万死一生，敢望师傅大发慈悲，把奴打救，决不相忘。”尼姑闻言说：“原来你是避难之人，可怜可怜。救人原出佛门，既是不嫌，请进里面见了当家师傅，没有不收留之理。”秋莲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”尼姑道：“女娘是客，请先行。”秋莲道：“还请师傅先行，奴家随后。”尼姑道：“如此小尼引道罢。”两人进了山门，转到二门，绕过韦驮庵，由阶而登，进入大殿。方知是观音圣像，倒身参拜。尼姑把磬击了三下，然后领到方丈内，叩拜主教老尼。老师傅又盘问一番，甚是怜念，遂叫安排斋饭，令秋莲用过，送在两间最幽静严密的房屋，叫她安置歇息。秋莲谢了又谢，不胜感慨。心内暗说道：也是奴家大造化，得了安身所在。任凭那歪娘家中怎样处置，也顾不得了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不知秋莲怎生离得尼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清上官推情度理 作恶妇攀东扯西

从来听讼实难哉，两造陈情莫浪猜。多少覆盆含屈处，全凭悬镜照沉埋。且说贾氏那日领着地保进了家中，让在庭中坐下，遂往后边安排酒饭，送到庭中令他们用过，又送上两串大钱赠于地保，说：“我们同到邓州递上呈状，只道遣奶娘买米被人杀害，把女儿拾柴等情，一切不要提起。叫他捉拿凶手。这便是列位用情了。”地保得了钱财，满口应许道：“就是这样办法，姜大娘慎勿泄漏。”贾氏道：“这何消说。”随身又带了零碎银子，同往邓州行来。不多几时，进了城门，走到知州衙门，只得喊叫起来说：“小妇人冤屈，被贼人杀死吾家奶娘，求青天老爷急速拿人与妇人出气。”众衙役向前拦住，说：“老爷尚未升堂，何得乱嚷。就有急事，也须我们代禀，为何这等不晓规矩。”贾氏只得前前后后诉了一遍，把秋莲事绝不提起。又问地保道：“你们可有报单么。”地保道：“早已写完，同来告禀。”众役道：“自然虚实瞒不得你们，但公门中事体，就是尸主也当有些使费才是。”地保惧怕衙役，把贾氏扯在背地说：“瞒上不瞒下，也得送些敬仪才得稳当。”贾氏闻听，将腰中银子掏与地保，说：“凭你怎么打点便了。”地保接过，遂到茶馆中，房内若干，班里若干，分析明白，各各交付。众役得钱才与他禀报。

却说这知州，系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氏，姓辛名田。考选邓州，居心善良清廉。但初入仕途，政务尚未练达。听得是人命事情，只得升堂坐下，先传地保来见。地保上堂跪到墀下，递上报单。辛知州阅了一遍，然后叫尸主进来。这贾氏进来跪下，把遣仆妇上市买米，过夜不回，被人杀死，求老爷开恩拿人，陈说已完。这知州见她是尸主，略略问个情节，遂上轿验了尸首回来，即差捕役拿票，捉获凶手，不得有误。令贾氏归家收殓尸首，静候获人后，再为审讯。贾氏叩头谢了，自去办理。知州已退堂不提。

却说捕役得了签票，只得往柳道各处寻访。既无干证拿获凶手，迁延月余，并无踪迹。只好打在路案，也无可奈何。熟知上司衙门得了详文，见人命重情，月余无信，便该参罚的。意料是邓州知州审不明白，故难结案。另着解到南阳府耿太守案下重审。这辛知州只得带领尸主贾氏并一切案卷亲送到府听审。及到府衙，尚未升堂，只得在外厅伺候。

却说这南阳太守，姓耿名仲，表字无回，江西南城人。也得了上司明文，着他办案。令人传出，就要升堂。那些房役闻听，早已预备停当。听得内里传点，不多一时，耿太守已到暖阁坐下。门子击一声点，众衙役两边摆列，呼应一声，连呼三次，然后闪了仪门，刑房将邓州文卷呈上。耿知府道：“哎呀，原来是一案无头人命。传邓州知州进见。”众役传出，辛知州到堂行过堂参礼，又打恭下去。说：“柳道一案，乃卑职之事。今反重劳大人，卑职多多有

罪。”耿知府道：“这是一件小事，贵州就不能审明么。”辛知州道：“有大人清天在上，卑职学疏才浅，望大人鉴宥。”耿知府道：“岂不知赌近盗，淫近杀。再加详察，自然明白。如今你且回避，本府自有道理。”辛知州闻言打了一恭，说：“卑职告退了。”打发知州出衙，一声吩咐带贾氏上来。众役传呼一声，早有差人领着贾氏，从角门带进，走到堂下。说：“贾氏当面。”耿知府一面翻阅文卷，一面问道：“贾氏汝家奶娘是怎么样死的？”贾氏道：“是人杀死的。”耿知府问道：“死在哪里？”贾氏说：“死在柳道。”知府又问：“什么时候使她出门？”贾氏道：“爷爷呀，因小妇人男儿不在家中，使她去买米，夜间出去，天明不见回来。因此找寻，才知被人杀死柳道。人命关天，万望爷爷伸冤。”知府点了点头道：“且住，汝家无人，既是买米，何得夜间出门。我看这妇人言语狡诈，其中必有别故。将这妇人与我拶起来，快将实情供出，免动大刑。”两边衙役答应一声，齐来动手。一个将头发彩住，两人将拶子套在贾氏手上，用麻绳缠紧，两下一挣，再夹上竹板，才用小板敲击。这贾氏心惊胆战，疼痛难禁，昏迷几阵，不能忍受。醒了半日，口中不觉吐露道：“奶娘之死，实有所因，求太爷不加罪于小妇人，小妇人自当实说。”知府遂吩咐去了刑具，着招房细写口供，不可错误。招房答应：“晓得。”知府喝道：“你可实实说来。”贾氏道：“小妇人有一女儿，小名秋莲，与奶娘同到芦林坡去拾芦柴，那时有一秀才，也到芦林坡来，见我女儿举动端雅，不像拾柴的人，有意施恩，竟送白银一锭。”知府又问：“是谁见来？”贾氏道：“是秋莲自己说的。小人心疑郊外受人银两必是做下歹事，意欲出首。秋莲闻知报官，因与奶娘夤夜逃走。天明小妇人得知，遂喊知地方寻至柳道，见奶娘已被人杀死，秋莲不知下落。她身边还带许多细软东西，想是俱被贼人抢去。小妇人句句实言，还求爷爷拿人伸冤。”耿知府道：“你女儿多大年纪了。”贾氏道：“一十六岁。”知府又问：“可是你亲生的么？”贾氏道：“她是前房所生，小妇人是她继母。”耿知府闻听发怒道：“哦，是了。若是亲生，必不肯使她郊外拾柴。不贤之妇，与我再拶起来。”众役重新拶起。贾氏哀求道：“爷爷呀，拾柴乃穷苦所迫，岂是得已，小妇人并无歹意的。”耿知府喝道：“她既逃走，又带着钗环细软，必不是少吃没穿，为穷所迫的。总是你前房女孩，任意作践，你这不贤之妇，与蛇蝎一样阴毒，可恨可恶，还敢强辩么。众役且住了刑，贾氏，我问你，秋莲容貌若何？”贾氏道：“不敢隐瞒，虽无天姿国色，也算绝代佳人。”知府又问：“那赠银的秀才，你可知道他的姓名么？”贾氏道：“他名字叫作李花。”知府又问：“多大年纪呢？”贾氏道：“听他说有十八九岁。”又问：“家住哪里？”贾氏道：“也是罗郡村中人。”耿知府道：“我想秋莲既无寻着，一定藏在李花家中

，奶娘一定是他杀害的。”贾氏道：“青天爷爷，犹如神鉴。”耿知府暗自沉吟道：“自古才子眷恋佳人，嫦娥偏爱少年。必定是要私奔，被奶娘相劝，这奸夫色胆如天，竟把奶娘杀死，也是有的。”贾氏道：“爷爷详情，真同日月。”知府遂吩咐传谕邓州知州，将贾氏带回到李花家，搜寻秋莲，倘若没有，即带李花听审。差役答应，遂同领贾氏出衙散去。只见一役跪倒启禀：“老爷，新任按院何老爷出京五天了。”耿知府道：“莫不是探花何得福么，此人乃俊秀奇才，可见圣上明于用人。”遂吩咐工房，修理衙门，添补职事，不可耽误。又道：“近日来山寇猖狂，劳攘百姓，又添许多军务之事，也只得努力办去才好。你们散去掩门便了。”

不知李花拿到如何分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九回 石敬坡报恩惹祸 李春发无故招灾

镇日关门形影孤，挑灯夜读尽欢娱。

忽然平地风波起，犹记当年持赠无。

话说石敬坡自从李春发赠他银布，早已洗心，不做贼盗营生。如今改邪归正，寻些生意，得利养亲，这也算他好处。不料在青蛇涧中，夺了侯上官的包袱，遂即办了自己事情，转回家去，将包袱摆在面前，自己思量道：为人莫贪小利，富贵总得稳当，才觉放心。若像那拐诈诓骗，终不久长。我想乌龙冈抢的东西，是那人偷的，我却夺来，既不做贼，又平白劫人对象，甚是非理，却怎么安置才好。想了一回说：“哎，有了。汉世漂母，留得韩信一饭，后来韩信封了侯，就酬他千金。自古来知恩报恩，原是有的。我如今将此物送与李相公，酬他周济之恩，有何不可。就是这个主意。但青天白日直径送去，未免招摇。纵然无事，李相公也未必肯受。我不如挨到夜间，倒觉便宜。”计较已定，遂与母亲同吃了午饭，收拾停当，然后起身前往。行到日落时分，才到永寿街前，进了茶馆歇下，沏了一壶茶，慢慢吃着等待时候。歇到起更以后，不好久坐，只得离了茶馆，寻个僻静孤庙，旋转多会儿，约将三更天时候，才寻找前去。到得李生门首，欲待敲门，说：“且住。半夜三更，敲门打户，恐被邻舍人家听得不雅，反添扰攘。且将我旧日手段，再用他一用，遂即轻轻飞上房去，将包袱丢在院中，这不过是我一点穷心。”叫声：“李相公，李相公，有人酬谢你来了。”李春发正在睡梦之中，听人呼唤，猛然惊醒，问了一声：“是哪个唤我？”这石敬坡听得有人答应，便将身一跳，落在街心，说：“既有人知觉，我且去罢。”

却说李春发■中问了一声，醒了多时，才疑惑道：“这个时候，是谁叫我？”不觉纳闷起来。且说李翼也听得犬声甚急，恐有贼盗，慌忙披衣，开了房门，四下张望，忽见地下黑漆漆一片东西，却不知是何对象，只得近前细看。

拾起一瞧，却是一个包袱，道：“奇了，这是哪里来的。待我请起相公，决断决断。”李春发在房中问道：“李翼因何大惊小怪？”李翼答道：“适才犬吠，小人梦中听得有人叫：李相公，有人酬谢你来。忽然一声响动，小人急忙起来看时，并未见人，只有包袱在地，不知是何缘故，请相公起来裁度一番。

”李生开了门，说：“这也奇怪，莫不是谁家被盗，遗在这里。你去外面打听，有人说得相投，即便还他。”李翼道：“这也不定，待小人留心访问便了。”他主仆两人猜猜疑疑，天已明了，李生也就起来。

却说贾氏奉耿知府之命，率领差捕在李花家讨人，并索赃物。约有五更天气，才到门首。贾氏说：“我们敲门，待他出来，好与他讲话。”差捕道：“天尚未明，怎好敲他门户。”贾氏道：“你是官差，怕他怎的。”差捕闻听，向前敲了几下。李翼听得，对主人道：“果然有人打门，想是邻家被盗，特来寻问的，待小的出去看来。”走到门口问声：“是何人叩门，有何事情呢？”差捕道：“有件要紧事特来相告。”李翼闪开门，贾氏前行说：“公差们，你两个把住在门，你二人随我进去。”李翼不知是何来历，不敢拦阻。贾氏领着两个差捕突入内室。李生见他们来得凶猛，惊牙：“什么人，敢是贼么？”差捕道：“不是贼，倒是拿贼的。我们是官差，你家隐藏逃犯，特来搜寻。”李春发大怒道：“哪有这等事？”差捕道：“奶娘是你杀死，姜秋莲定在你家窝藏，还有许多赃物，也是你家收存，何得推辞。”他们正在嚷闹，这贾氏早已在各房寻她女儿不见，走到房中，看见桌上搁着一个包袱，打开一看俱是女儿的衣服首饰，遂大叫道：“列位，我女儿有了。”差捕道：“果然么，在哪里？”贾氏道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差捕道：“是首饰衣服。”贾氏道：“这首饰衣服，俱是我女儿的。料想奶娘也是他杀的了。不然，这东西从何得来。赃已现在，快将我女儿献出，万事罢休。”李春发道：“哪个是赃，哪个是你女儿，其中情由，叫人不解。哦，是了，莫不是有个仇人，做成圈套，将我陷害么。无端将人混赖，这是哪里说起。也罢，你们是奉官差，我却不知端底为着什么事情，列位也须说个明白。”贾氏道：“你们的风流事情，今已败露，柳道中杀了奶娘，如今快快放出姜秋莲来，便与你罢休。”李春发大怒道：“一片俱是胡说。我晓得什么秋莲春莲呢？”差捕道：“不必多讲，老爷吩咐见秋莲极好，若是秋莲不见，即带李花回话。”李春发怒道：“我是学中秀才，又不曾犯法，如何将绳锁胡乱擒拿。你们仗虎狼之威，也须分个高低，岂得孟浪。”贾氏道：“不必听他咬文嚼字的，你们既执笈票，又奉老爷遣差，现今真赃实犯，论甚秀才。”差捕听她言词，一齐道：“这也说得是，我们携着赃物，带他去见老爷，是非曲直，叫他自辩，我们何苦与他争论。”众公差上前把李生扭住说：“李花走罢，没有工夫与你细讲斯文。”竟一拥

而去，这李翼吓得目瞪口呆，不敢作声。见他们将主人捉去，实不知为何。

“姜婆领着衙役，平空将我相公拿去，这便怎么处。不免锁了门户，前去打听打听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终年闭户家中坐，那晓祸从天上来。

不知李春发此去吉凶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牢狱中协谋救主

且说耿知府政事精勤，不肯懈怠。因牵挂柳道一案，未审明白，黎明起来梳洗停当，穿上公服，即命击鼓升堂。坐在暖阁内，专意等候，说：“昨晚差役带领贾氏前去李花家搜拿秋莲并李花审问，这时候想也就到。”

却说差捕同贾氏领着李花刚到衙前，差捕道：“列位看这光景，料想太爷已经升堂。待进去禀过，好带人犯。”这差捕从旁边角门进去，走到堂前跪下禀道：“奉差到李花家不见秋莲，只有一个包袱，贾氏说是她女儿跑时带出的，拿来呈验。今已将李花拿到候审。”耿知府道：“带上李花来审讯。”众役答应一声，往下急跑，喊声带李花。差捕闻听，将李花推拥到大堂阶前，说：“李花当面。”李花无奈，只得双膝跪下。耿知府抬头向李花一望，生得少年清秀，不似狡猾一流。只得开口问道：“李花你可知罪么？”李生道：“老公祖在上，生员朝夕只在书房，攻读书史，又不欠账，又不欠债，不知罪从何来？”耿知府道：“哦，你拐藏秋莲幼女，杀害奶娘老妇，现在你家搜出包袱，赃证已真，又是拐案，又是人命，怎么你说无罪？快把那郊外如何赠银诱逃，柳道怎样行凶杀害，如今却把秋莲藏在哪儿，一一从实供来，免动刑法。”李花闻听吓得胆战心惊，不晓来由，无处插嘴应对，唯说：“叫生员从何处说起？”知府又催问道：“你还不招么，看枷棍伺候。”李春发道：“老公祖在上，容生员告禀，别事真不知道。若问起赠银事原有情节。那日生员因读书倦怠，偶到郊外闲行，见个幼女同老妇，相对伤情，那时生员询问端底，她说为继母凌逼，因此伤感。俺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仗义疏财，赠她几两银子，其实并无他意。芦林遇唯有此举。至于秋莲私奔，奶娘伤命的事，一切不晓。求老公祖细细端详，笔下超生罢。”耿知府道：“依你说来，全不知情。这包袱可怎么却在你家。不过恃有衣衿护身不肯实说。我今就申文学台，革去你的衣衿。左右与我夹起来。”从衙役如狼如虎的，将鞋袜退去，把夹棍搁下，一个彩起头发，那两个把绳盘了几盘，喝喊一声，两边人将绳背在肩上，用力一紧，这李生便昏迷过去。你看李春发本是个柔弱书生，嫩生生皮肤，怎禁得这等重刑。大约心似油煎，全无主张。头如迸裂，满眼昏红。一个衙役，拿着一碗凉水噙在口中，照他头上啐了三遍，才苏醒过来。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冤枉呵！”耿知府问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李生定神思量道：若就招承岂不污了一世

清名，待不招时，这大刑其实难受。想来必是前生造定的了。耿知府道：“若不招就要再夹了。”李生道：“愿招。”耿知府道：“既是招了，退去夹棍。且带去收监，听候申详定罪。”只见禁子走来，上了刑具，带领回去。说：“这是人命重罪，须加小心。”众小牢子答应一声，照常例收拾起来不提。

却说李翼等候多时，知主人下监，走到狱门说：“哎呀，我那相公啊！”禁子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李翼道：“要看我家相公的。”禁子问道：“是李花不是？”李翼道：“正是。”禁子道：“他是重犯，岂容你进去看视。”李翼道：“大哥，我还有些须薄敬，望行方便。”禁子接过说：“啊，也罢，我且行一时之方便，叫你主仆相会一面。”遂开了门，说：“你进来切莫要高声，你家相公受屈的人，待我取盆水来与他洗洗。”李翼道：“多谢大哥了。”说着看见主人，不成模样，不觉满眼含泪说：“相公醒来。”李生闻听把眼睁开，哎呀一声，说：“痛杀我也，我见了你犹如乱箭穿心，满腔忿恨，只是说不出来。”李翼说：“相公曲直，久而自明，容小人访察清楚，翻了此案也未可知。且请忍耐，不必伤感。”主仆两人正在悲痛之际，忽听外边有人叫门，看官你道是何人？原来是石敬坡夜间送了包袱，到了早晨，听得街面上纷纷齐说，将李相公拿在衙门去了，他心内暗暗后悔道：“早知包袱惹祸，断不送去。想那李相公是佛心人，遭逢倒运，怎能打此官司，不知何日才得脱身。不免买些酒肉，到监中探望探望，尽点穷心。”随即提着篮儿进到监门，叫声：“禁卒哥。”禁子望外一看，说：“做什么的？”石敬坡道：“里边有个李相公么？”禁子道：“有个李春发，你问他怎的？”石敬坡道：“可将门开了，待我看看他。”禁子把眼一睁，说：“咳，这是什么所在，你要进去？”石敬坡道：“太爷我还有些薄敬。”禁子问道：“多少呢？”石敬坡道：“三百大钱。”禁子道：“不够，再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权且收下，俟后再补。”禁子道：“也罢，快些进来。”石敬坡叫声：“李相公我的恩人呀，你本是读书人，怎能受此苦楚，我今特来奉看，请吃一杯酒。”李生不知是何人，突然而来，说：“我不用。”石敬坡说：“吃一块肉罢。”李生道：“也不用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李相公你的讳是春发么？”李生道：“正是。我和你素不相识，怎好承情，却来看我。”石敬坡道：“相公你再想想。”李生道：“如此你敢是个拐子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我明明是个贼，他乃认成拐子。既不相识，枉费穷心，回去罢。禁卒哥开门。”李翼道：“相公，他好像那夜在我家做贼的石敬坡。”李生道：“是了，快叫他转来。”李翼赶上说：“石大哥转来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认得了么。既然认的，不必细说。我蒙过相公厚恩，杀身难报，今送来一壶酒，聊表寸心。相公吃一杯罢。”李生道：“拿来我吃一杯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再吃一块肉何如？”李生道：“吃不下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恩

人所犯何罪，监禁在此。”李生道：“连我也不知犯的何罪？只那晚屋檐上掉下一个包袱，认就谁家失盗，贼人遗下的。不料天明，姜婆就带领公差拿我，说我杀了她家养娘，窝藏她家女儿，名唤秋莲，偏偏包袱又现在我家，大老爷不问曲直，除名动刑，屈打成招，问罪收监。”石敬坡道：“相公那杀人罪，你如何轻易承认。”李生道：“刑法难熬，不得不然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恐怕杀人即要偿命，谁是你的救星。还有一件，秋莲寻不着，只怕责比你哩。”李生叹口气道：“姜秋莲与你哪世冤家，害得我好苦，就死在阴司，也不甘心。”正说话间，只禁子走来，说：“老爷查监下来了，你们快都出去罢。”李翼与石敬坡同道：“相公放心养着，我们不时来看你。”遂出了牢门。石敬坡说：“李翼哥我两人到僻静去处，有句话讲。”李翼说：“使得。”二人到个孤庙中，石敬坡道：“请问相公就没个至亲好友么。”李翼道：“有个契交，在集侠山住。”石敬坡道：“何不去求他相救。”李翼道：“我也想去，就是牢中没人送饭。”敬坡道：“这个有我。”李翼道：“姜秋莲也要寻找。”敬坡道：“这也有我。”李翼说：“如此说石大哥转上受我一拜。”慌得敬坡扯不及，遂同拜起来。李翼道：“感谢大哥慷慨，既允送饭，又寻秋链。倘我主人得脱牢狱，我主仆不肯忘你恩情的。”敬坡道：“你说哪里话，我受过活命之恩，比不得陌路人，定要事事关心的。”李翼道：“这叫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了。”敬坡道：“李翼哥，集侠山之事要紧，不可迟延。”李翼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就是那秋莲之事，须烦留心。”敬坡道：“在我身上，不消说了。”李翼道：“我即刻起程去罢。”敬坡道：“我送你一程何如。”李翼道：“不可，各人办事要紧，请罢。”二人作别去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惧卖身私逃陷阱 因同名孟浪鸣官

话说张秋联自从过于姑娘为女，到也安静。只因姑夫侯上官出门去做买卖，不会经营，折损本钱，又兼年景萧疏，家道渐渐艰窘起来。这侯妈妈病体刚好，近又发作。一日坐在房中问秋联道：“女儿，什么时候了？”秋联道：“已到黄昏。”侯妈道：“点起灯来。”秋联道：“晓得。”母女二人，相守房中，讲些闲话不提。

却说石敬坡立誓不再作贼，只因许下与李生送饭，手中没有分文，自己思量道：腰中无钱，如何办事。天明就要送饭去，却哪里安排。罢罢罢，没办法，将没良心的事，重新做遭，以为送饭之用。你看前面有一个人家，待我飞上他家屋檐，看看肥瘦如何。哎哟，这般兔儿，虽然毛长，却还有腴，只是灯尚未息。若要想他重利，除非等他熄了灯才好下手。那边来了个男子，我暂且回避便了。

这侯老儿走着说道：“自从不做生意，无依无靠，家中每日少米无柴，如何度日。况且妻儿又病倒在床，怎么了得。”不觉来到自己门首，叫声女儿开门。秋联闻听，说：“俺父亲来了。”侯妈道：“我儿须问详细，然后开门。”秋联道：“晓得。”走到门口，识得声音说：“果然爹爹回来了。”遂开门一同进了内室。侯妈问道：“弄的些柴米来否？”侯上官道：“今晚没有，明日就用不了了。”侯妈道：“今晚没有，难道明日有人白送与你么？”侯上官道：“我把秋，”刚说得半句，看见秋联在旁，不往下说，对秋联道：“我儿，与你母亲煮碗汤来充饥。”秋联会意，知他有碍口之言，答应去厨下煮汤，却暗暗躲在窗前，听他说些什么言语。侯上官见女儿出去，对老婆道：“我已把秋联卖与娼门了。”侯妈闻听说：“怎么，把女儿卖与娼门了？你如何这样忍心害理！”侯上官道：“不过多图几两银子，你不要高声，看秋联听见。”秋联听毕，进得房来，说：“恩父恩母，我虽是你螟蛉女儿，服侍你二人如同亲生，你怎忍将我卖与娼门呢？”侯上官忙道：“我儿错听了，张公子要娶一妾，把你卖给张门了，怎么听是娼门。明日就要过门，你去收拾衣鞋，到他家享荣华去罢，强如在此忍饥受饿。”秋联暗自沉吟道：听他巧言花语，不怀好意，我的亲生母哪里去了，落得女儿无依无靠，有什么好下梢？不觉啼哭起来。侯上官劝道：“因你年纪大了，理应择婿，明日是你佳期，不必伤悲。”侯妈在床前长吁短叹道：“不料今日做出这翻天覆地的事情来了。早知有今日之事，当初我决不留她。”这些话早被石敬坡尽都听去，暗暗喜道：“听他言语始末，竟是姜秋莲无疑了。她既在此，便好救李相公性命。我如今也不偷他，再看姜秋莲行径如何。”只见张秋联走出房来，到自己卧室，满眼流泪道：“我到此地位，恨天怨地，都是枉然。千思百虑，不如自尽，倒是了手。”又想了想说：“且住，与其轻生寻死，不如收拾包裹，连夜逃走。倘遇女庵，削发为尼，到强似在尘凡之中，招惹风波，趁着今夜去罢。”石敬坡听了多时，想道：姜秋莲若再逃走得无影无踪，李相公这场冤枉，无日得伸了。不免我先到庄外，等她来时，扯她到南阳，以明李相公之冤，有何不可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且说张秋联将包袱收拾停当，紧了紧包头，系了系罗裙，趁着爹妈睡熟，绕过草堂，开了大门，轻移莲步，慢慢离了家中。说：“幸喜走出是非之地，又兼今夜月朗星稀，正好行路。”走犹未远，只见石敬坡迎面“呔！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女子休走，你是姜秋莲否？”张秋联吓得口不能言，想要回避。石敬坡道：“你只顾逃了，把李相公害得好苦。我和你到南阳辨明他的冤枉，你再走也不迟。”张秋联哪里肯去，石敬坡有近前之意，秋联无奈说：“休得无礼，我随你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快走，不可迟延。”这张秋联腹内说道

：听他言语，令人不解。叫我随他，决非好意。看起来不如在家自尽了，倒得清白，如今悔之晚矣。正思念间，适遇路旁一井，遂将身往下一跳，唯听扑通一声，把石敬坡吓了一跳，回头不见秋联，方知是她跳在井中了。黑夜之间，一个人怎能捞他？痴呆了半晌，想道：我到南阳报官，领差役来捞她，有尸为凭，救李相公便不难了。想罢，竟向城中去了。

却说侯上官次早起得身来，见门户都开，就知秋联有八分逃走。各处寻找，果无踪影。慌忙对婆子道：“不好了，女儿逃走了。”只听婆子在房内，安安闲闲答应道：“走得好，免得我生气。”侯上官闭口无言，甚觉没趣。又舍不得这股财帛，急急出门，寻找女儿去了。

再表石敬坡跑了一夜，黎明到了府衙，进了大堂，慌慌张张捡起木槌，向鼓打了几下，口中却说：“有大冤枉。”众役上前扯住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多大冤枉，擅敢击鼓。”石敬坡嚷道：“冤枉大着哩，烦你上禀。”役人走进内宅门说：“启爷，有人击鼓。”太爷吩咐伺候升堂。不多一时，知府坐在暖阁，众役排班，呼唱冲堂已毕。知府说：“把鸣冤人带上来。”石敬坡台下跪倒，说：“太老爷冤枉呀！”知府问道：“你有何冤枉，须从实说来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太老爷，小人所禀的是杀人的冤枉。因太爷把人问屈了，小人代他伸明。”知府说：“打嘴。本府问屈什么人，用你替他伸冤？”众役上来打了五个嘴巴。石敬坡道：“太爷就打死小人，到底是把人问屈了。”知府怒道：“本府问屈的是谁？你是他什么人，代他伸冤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太爷问屈的是李花，小的却不是他什么人，实是个贼。”知府道：“看来俱是疯话，再打嘴。”石敬坡道：“休打，小人不说了，任他含冤而死罢。”知府微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叫什名字？”回道：“小人石敬坡。”知府说：“你口口说李花有冤，我且不打你，你就把他的冤枉说来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李花是一柔弱书生，安能杀人。况且平日行径端方。拐藏秋莲，也是必无之事。”知府道：“他既招承，你何得代他强辩。”石敬坡道：“经此大刑，安得不屈打成招？”知府大怒道：“那李花私幼女以赠金，在柳道而杀人，他已招认，况有包袱为凭，你说他冤枉，果有什么确据呢？”石敬坡道：“姜秋莲现在侯家庄，与人作女，怎说李花拐带。”知府道：“姜秋莲既在，快带来审问。”石敬坡道：“如今又逃走了。因她继父要卖她入娼，至夜竟自私奔。奈她不知路径，到半途掉在井里了。这是小人要往她家作贼，亲眼见的，才来禀知太爷。”知府道：“她既落井，也罢，快唤贾氏来。”役人忙把贾氏唤到，跪在堂下。知府道：“你女儿已有下落了。”贾氏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知府道：“在侯家庄投井死了。可同我人役去打捞尸首，回来报我。”吩咐已毕，遂退堂进内去了。衙役出来，叫地方给他备了一头驴儿，自己骑着，带领贾氏与石敬坡

，叫他紧紧相随，往侯家庄而去。走了多时，贾氏忽然开口道：“众位去罢，我不去了。”役人问道：“你怎不去？”贾氏说：“这些路径，我女儿如何到得那里？一定是石敬坡听错了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断然不错，我若听的不真切，安敢轻易报官，自取其祸。”役人道：“你二人也不必争论了，既奉官差，谁敢不去。就明知不是你的女儿，也得走这一遭。这正是官身不自由了，速速走罢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何巡接听诉私访 徐黑虎认车被擒

话说姜韵自从那日出来，贩余粮米，来来往往，得些利息，不肯轻易回家。只等获利甚丰时候，才到家中看看去。这日买了几石米，雇的车夫姓徐，名叫黑虎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惯能推车，所以做了常常主户。一日从店中五更起身，黑虎推车，姜韵在后随行。离店走了六七里路，见星斗未落，月光尚明，天气还早，就停住小车，在路旁歇息歇息。二人取出些干粮，才待坐下去吃，忽听有人叫声：“好苦呀！”徐黑虎往四下一看，并无人影，吓得猛然跳起道：“不好，有鬼了。”姜韵仔细听了听，说：“不是鬼，路那边像是一井，莫不是井中有人，待我去问他一声。”遂走到井边问道：“井内莫非有人么？”张秋联听的有人问她，遂说：“快着救我。”姜韵说：“听她声音，原来是个女子，却如何救她法。”徐黑虎说：“车子上有绳，解来缚住我的腰，卸下去捞她罢。”姜韵道：“你少年人的力大，在上边好提拔，待我下去罢。”遂将绳系在腰中，叫黑虎慢慢卸下井去，摸着秋联，说：“幸喜水不深，只泡得半截身。”忙将自己腰中绳解下，把秋联捆个结实。说：“伙计，先把这女子拔上去，然后拔我。”黑虎听见，遂用力拔将上来，放在井边，替她解绳。趁着月色，向秋联细细一看，见她真有如花似玉之貌，暗自惊讶道：是仙人，不料世间有这样女子。此日之遇，正是天赐姻缘，不可错过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听得井内喊道：“快拔我上去。”黑虎沉吟道：你若上来，必起争端。不如把他处死到井中，却是上策。看了看井旁有一木柱，上前搬倒，两手举起，叫声：“老伙计站在中间，绳子下去了。”里边应了一声，桩脚早到头上，可怜姜韵性命，就丧在井中。秋联一见，说：“呀，不好，又遇歹人了！”黑虎道：“休嚷，我非歹人，那井中才是个歹人哩。我怕他上来难为于你，所以把他处死。待我把米袋也丢下井去，你上车来。你家在何处，我送你回家去罢。”这张秋联从井中出来，浑身衣服尽湿，水淋淋的，已觉心内抖擞，又见黑虎这般光景，惊得魂飞天外，暗自思量道：奴家刚离虎口，又遇豺狼，此时要再寻无常，他岂肯容。天呀！莫不是我的性命，该丧于此处。事到如今，任他言甘心险，我自宁死不辱罢了。只见黑虎把车子收拾停当，催她上车

。正在无奈，忽听一片声锣响，迎面而来。黑虎惊讶道：“不知什么官府经过。”遂嘱咐秋联道：“你且在车边站立，断勿多言。倘若问你，只说是过路的，推办人出大恭去了。再说别话，官府是要打嘴的。”说完抽身向前面躲避去了。秋联见天已大明，官府又到，说：“我可有救星了，谢天谢地。”

却说这官府不是别位，是新巡按何大人，往南阳府去，从此经过。那职事鲜明，从役齐整，自不必说。单表秋联，等他职事过完，望见大轿，跪下路旁，叫声：“老爷救命呀！”何大人吩咐住轿。问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，在此喊冤？”秋联禀道：“民女张秋联，父母早亡，依靠姑娘度日，姑爹不仁，欲卖民女入娼，无奈黑夜逃出庄来，遇强人逼我投井，今早又遇二人捞出，井上人却把井中人害死，立逼民女上车，幸遇青天过此，望老爷救命。”何巡按道：“我已明白，如今欲送你回去，又恐你姑爹卖你，却怎么处？人役呢？看看前面那林子里，是什么所在？”役人去了不多时，回来禀道：“是一所青莲庵，庵中住持，俱是女僧。”何巡按吩咐把庵中老尼唤来，役人二番回去，把老尼唤到，跪在面前。何巡按道：“你是庵中住持么？”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巡按道：“本院路途收得一鸣冤女子，寄在庵中。本院到南阳府，差人送香金于你，你好好看顾她。”老尼叩头而起，领着秋联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何巡按问役中：“有会推车的么？”叫他权扮车夫，自己也换了衣帽，扮成客人，吩咐人役道：“本院前去私访。你们执事，仍走大路，也不可远离，以便呼唤就到。”众役齐应一声，各自前往。何巡按随着车子，却向旁路而走，说：“我自出京来，行至河南路上，观风问俗，狡猾非常，我立意励精图治，三月之内，把一切贼盗，俱化为善良，才合吾意。”正自思量，忽见前面石桥底下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向巡按拱拱手，问道：“才过去的是什么老爷？”巡按答道：“是新按院何老爷，已经从大路过去了。”又问道：“有一女子喊冤，却怎么发落了？”巡按道：“却不晓得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你坐的车子，是买的还是雇的？”巡按道：“却是路上拾的。”那人道：“这车子是我的。”巡按道：“何所见是你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有暗记，车底下有我名字『徐黑虎』三字。你可看看，若无此三字，就算我赖你了。”巡按道：“虽然有字，难以凭信。后边有人来了，待他到时，叫他平论一番，我便给你。”却说来人，正是众役中扮作行人瞻望巡按的。远远见车子被人拦住，有争论之意，慌忙齐到跟前，虚作劝解。见巡按把嘴一扭，即会意思。掏出绳锁，一齐动手把徐黑虎拴住。黑虎嚷道：“怎么他坐我的车子，不肯还我，你们反倒拴我，太不公平。”众役喝道：“瞎眼的奴才，休得嚷了。这是按院大老爷私行，特访拿你，你还撒野么？”黑虎听见，吓得开口结舌，半晌说不上话来，只是磕头。巡按问道：“此车果是你的么？”黑虎道：“不是小人的。小人因从

前见过此车，上有『徐黑虎』三字，今日所以冒名充认。”巡按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黑虎道：“小人姓白，小名叫狗。”巡按笑道：“正是黑虎立时化为白犬了。”遂吩咐众役：“将车子推到南阳入库，把徐黑虎寄监，本院随后自行到府发落。”役人领命，将黑虎捆在车上，推向南阳而去。这正是：

黑虎霎时化白犬，粮车权且作囚车。

这巡按为何不就回去，仍是私行打扮？一则因井中尸首尚未捞出，再者还要访些事情。

未知访的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错中错捞女成男 奇上奇亲夫是尸

话说奉官遣差打捞尸首的这一起人，在路上磨牙斗齿，七言八语。这个说：“石敬坡多嘴，无端生事，叫人这样劳神。”那个说：“若井中果是秋莲，到好消案，也不枉这番辛苦。倘或差错，石敬坡便不能无罪了。”贾氏抱怨道：“石敬坡可知我女儿是怎个模样，却说的这般确切，真令人可恶。”石敬坡量着自己的见不错，却也不与争论。一路来到井边，石敬坡说：“到了，就是此井。”公差方才下得驴来，贾氏早已走到井边，向里一望：“白晃晃的又不是水，却是什么东西。”石敬坡闻言，急急近前一看，却也看不清白，说：“这也奇了，为什么井桩也不见了。你看那边来了一个瘫子，等他到来，问个明白，便知端底。”却说来的瘫子，就是侯上官，久成残疾，拄着拐儿。因闻得巡按经过此地，又不知女儿逃往何处，恐弄出事来，时常在外打听消息。忽见一伙男女俱在井边，特来探视。石敬坡迎面问道：“这汉子我问你，这是谁家的井？”侯上官道：“就是我家的井，你问它做什么？”石敬坡道：“这井桩哪里去了？”侯上官道：“正是。日还在，今日为何就不见了？奇怪，奇怪。”石敬坡又问道：“这侯家庄上有个姜秋莲么？”侯老儿道：“张秋联是我的女儿，昨夜逃走了，你问她必有原故。”石敬坡又问：“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么？”侯上官道：“不是亲生，却是螟蛉。”石敬坡拍掌道：“列位如何，不是我错了。”贾氏向侯上官问道：“敢是你把我女儿拐走了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我也遭你骗了。”石敬坡拦住道：“你二人不必吵闹，秋莲现在井中，捞起尸来，就明白了，何必如此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想是你骗我女儿下井的。”贾氏道：“不管他，我只问你要我的女儿便了。”公差喝道：“不得乱嚷，且叫人下井去捞起来再讲。”遂对地方说道：“下井捞尸是你的事了。”地方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遂把地方卸下，地方细细一看，说：“怪道上面看见雪白的些东西，原来是些白米，弄起去好换酒吃。”正在忙乱时候，这巡按也杂在众人里边，打听消息。只听众人又问井中捞着尸首没有，地方应道：“捞着了，不是个女子，原来是男人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这是什么事情，你还只顾取笑。

”地方说：“谁与你取笑？你若不信，捞上来你看就是了。”说犹未了，早已将尸扯到井口。石敬坡看了一眼。遂跌脚道：“好个成精作怪的东西，你害得我石敬坡好苦得紧。”贾氏向前一看，放声大哭，说：“这尸首明明是我家男人，不知他怎么死于此处。”公差道：“你认得真么？”贾氏道：“我和他夫妻多半世，难道认不真切？”遂描述黄道黑哭起来说：“我那屈死的丈夫，每日东奔西波，为名为利，不肯归家，今日被人陷害，你那名在哪里？利在哪里？徒落得死而不明，真苦死人也！”哭了一会，照着石敬坡道：“这可是你把我男人害了！”石敬坡道：“昨晚真真是个女子，如今变成白发老翁，只怕是井主移换了。”贾氏问瘫子道：“是你把我丈夫害了么？”侯上官道：“你看我这样残疾，还顾不过自己来，怎去害人？”公差道：“说得有理，连我也弄胡涂了。”巡按插口道：“我倒明白。”石敬坡道：“你既明白，何不说个详细。”巡按道：“我却不说。”公差齐道：“人命关天，这案官司正没头绪，你既说你明白，就拴你去见老爷。”巡按道：“我是秀才，你们拴不得。”公差道：“命案重大，你既多言，便是案中之人，哪管你秀才不秀才。”上前竟自拴了。巡按暗暗说道：亏得是我，若是旁人，岂不惹出一场大祸来。我且带着此绳，同他到公堂，看他怎样发落。公差遂叫石敬坡和地方抬着尸首，同井主去见老爷。却说石敬坡，因井中尸首不是秋莲，又闷又悔，不敢回城见官，只推抬尸无力，故意迟延不走。公差一齐喊喊喝喝，往南阳城中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李翼那日别了敬坡，急急忙忙连夜往集侠山奔走，行了数日，早望见集侠山不远。极目观瞧，果然险绝，真是他们出没之所。渐渐行来，已到山口，早有人拦阻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辄敢到此。”李翼赔笑施下礼去，说：“敢问大王可姓张么？”喽啰道：“正是。问我大王有什话说？”李翼道：“我是南阳府罗郡村，李相公门下院子李翼，有要紧事求见大王，烦为通报。”喽啰道：“既是罗郡人，想是非亲即友。你在此少等，待俺去禀大王，自有回复。”李翼说：“有劳了。”这喽啰急忙走到聚义厅上说：“启禀大王，有罗郡李相公家人求见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李相公是我故人，快传那管家进见。”这喽啰答应一声，不多一时，把李翼领到堂前跪下。张言行认得李翼，慌忙走下厅来说：“你主人可好？有何事情来到此处，快快说来。”李翼跪下，满眼流泪说：“主人有难，特来求救。”张言行将李翼扯起说：“你主人是读书人，有什祸事，叫人不解。”李翼将已往从前，现今入监，问成死罪，说了一遍：“此来特与大王商议，设法解救，以全我主人性命，万勿推阻。”张言行闻言，大惊失色，说：“我与他虽是朋友，犹如同胞，我不救他，枉生世间。但怎样救他法？”想够多时，说：“有了。为今之计，唯安排下山劫他监

狱，救出仁弟，一同回寨，共享欢乐，别无妙策。”遂叫：“请你二大王来。”喽啰答应，去不多时，二大王王海走来，叙过礼，下面坐定。张言行便将仁弟李花遭难在狱，李翼求救来由，陈说了一遍。王海道：“既是大哥的仁弟，即同我们己事一般，何敢推辞。不知哥哥如何救法？”张言行道：“快点寨兵，速速下山，直攻南阳府城，劫他牢狱，便是长策。”王海答应，收拾器械，准备粮草，明日起马而去。

不知张言行能救出李春发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三拷下探陈叛势 两军前吐露真情

话说南阳探子，因巨寇张言行在集侠山带领群贼，在濮河安营，声言要攻打南阳府，贼势十分利害，特来报与本府太爷得知。衙役见探子禀见，急忙通报，知府升堂，问了详细，吩咐探子用心打听，再来报禀。探子应声去了。知府又唤中军过来：“与你五百精兵，速去擒贼立功。”中军领令去了。众役又禀道：“启老爷，小人押贾氏与石敬坡到侯家井中，打捞尸首，却不是姜秋莲，是一个白发男子。贾氏说是她的丈夫，小人只得把井主也带来了，一听太爷定夺。”耿太爷道：“唤井主人来。”侯上官跪下。问道：“你井内为何有尸首在内？”侯上官道：“小人其实不知道。”知府吩咐且自收监。又叫石敬坡上来，知府问道：“如今井内却怎么不是姜秋莲呢？”石敬坡回道：“小人亲眼见她投井的，不知怎样变化了。”知府也吩咐收监。叫贾氏上来，贾氏跪倒。知府问道：“井内的尸首，你说是你丈夫，你认得真么？”贾氏道：“认得真。”知府吩咐：“你且下去。”自己纳闷道：“这桩事一发不得明白了。”公差跪倒爷：“启老爷，有个秀才说，此事他倒明白，小人也把他带来了。”知府说：“与我带上来。”只见那秀才摇摇摆摆，气昂昂的绝不惊忙，走到大堂檐前，挺挺的站立。虽然带着绳锁，一点不放心上。知府问道：“你既是秀才，怎么连个礼也不行。”何巡按道：“俺是读书人，自幼不入公门，又不曾犯法，行什么礼。”知府问道：“你在庠在监？”何巡按道：“也不在庠，也不在监，特奉主命来游玩河南的。”知府问道：“你主是谁，要你往哪衙门去游？”何巡按道：“在下何得福特蒙圣恩差俺巡按此处，有何专衙？”知府闻听，大惊失色，忙离了公座，上前打躬，说：“不知大人到了，卑职有失迎接，望祈恕罪。”吓得那些公差，把绳锁摘下，只是磕头。何巡按道：“唤我的人役来伺候。”正自吩咐，只见探子来报，贼势凶勇，攻打甚急，求老爷定夺。知府吩咐再去打探，探子飞马去讷，何巡按问道：“莫非就是强盗张言行么？”知府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何巡按道：“本院在途中，闻得贼势厉害，贵府若不亲临阵前，只怕众军性命难保，贵府便不能无罪了。”耿知府打下一躬，说：“大人吩咐的是，卑职即刻出马。”保巡按道：“理当如此。本院暂且

回到察院，听候消息。”知府遂唤人役们，送大老爷回察院，小心伺候，打发巡按上轿而去，才说：“看我披挂来。”点过三军，一齐上马，摆开队伍，竟扑城外而来。

却说张言行那边，也有探望军情的，飞马来报说：“启上大王，南阳刺史亲统三军，前来对敌。”张言行闻听大喜，说：“李翼，你主人有救了。如今耿知府亲自出马，我这一去撞破重围，拿住刺史，何愁你东主不出来。”李翼道：“总仗张爷虎威。”张言行遂令王海保定李翼，自己率领喽卒，一马当先，冲上前去。不多一时，两垒相对。耿知府挺枪临阵说：“马上的可是张言行么？”张言行答道：“既知是张爷爷，何不下马投降。”耿知府大怒道：“好大胆鼠贼，朝廷有何负你，擅敢造反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我此来专为你这害民贼，轻薄绅士，屈陷人命。”耿知府问道：“屈陷何人？”张言行道：“邓州李花，犯的何罪，将他监禁在狱。”耿知府道：“他有罪无罪，与你何涉，胆敢猖狂。我便擒你，和李花一处斩首。”张言行闻言如何容得。一怒杀来，混杀一阵。耿知府虽有军将，但从没对敌，如何能取胜。遂令鸣金收军，暂回城去。张言行见天色将晚，也随机归营。李翼上前说：“闻听张爷阵上言语不好，恐反害了我主人也。”张言行说：“怎么反害了他？”李翼说：“张爷对耿知府说，因我主人起兵，知府这一进城来，必把我主人先杀了。这岂不是火上添油么？张爷且请再思。”张言行闻听李翼之言，觉也说得有理，急得遍身流汗，半日不语。踌躇一回，说：“不该在阵前说出真言，果是算计不到，倘如李翼之言，岂不把李春发速速死也。这便怎么处？”寻思一回，说：“也罢，事既到此，我便与李仁弟死在一处，也完了我心事。王海兄弟，如今你可埋伏要路，听我消息。”王海应道：“遵哥将令。”张言行才道：“李翼不必啼哭，我假作败兵，混进城去，打探你主人消息，以便救他。”李翼道：“极蒙张爷高情，若到城中，也须相机行事，不可造次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何劳嘱咐。”遂吩咐众喽啰道：“你们头目，即速挑选五六十名精壮的，随我前去。俱作百姓模样，或扮挑柴的，或装负米的，或作各色工匠，不拘哪行，任凭装点。须要前后进城，不露色相才好。入城之后，散乱照应，不可聚集。俱在府衙左右观望，以举火为号，便一齐杀出，不可有误。”众喽啰应声，各自预备，随身各带器械，外用衣服掩盖，杂在众人之中，挨进城去。却喜城门不甚防范，就在府衙左右等候。张言行也打扮败兵气象偷进城内，打听李春发消息。

不知可能救得李春发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 重金兰擅劫法场 明大义逃归囹圄

且说耿知府见张言行兵势甚勇，领军回城思量道：贼势甚觉难平，却怎么处。不如告禀巡院，细细酌量，再作道理。遂急急上轿往察院去，来到辕门

，巡捕官通报，巡院传见，请耿知府内书房相会，以便商议军情。耿知府见了，打恭施礼，巡院谦让一回，分宾主坐下。何巡按问道：“贵府胜败如何？”耿知府禀道：“贼势甚是凶勇，不能取胜。大人，原来那李花与他同谋，望大人早早处决，以免后患。”何巡闻听惊讶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待我升堂，即速发落便了。”遂令传点坐在暖阁，众役排班，呼喝已毕，何巡按吩咐，叫刽子手伺候，快把李花提出，实时斩首。众役答应，疾快出衙，向府监提人。街面上俱一齐谈论道：“此番提李花出狱，多凶少吉，可怜他是读书人，遭此重罪。”这张言行久在衙前，打探动静，闻得此信，遂招集众喽啰在僻巷一个破庙宇中，四顾无人，才商议道：“不好了，我在衙前听得牢中提人，想是要斩李花。你们在左右观望，若见他有斩人光景，便随我上前一齐抢夺。杀出城门，不可有误。”众贼人道：“我们晓得，不必长谈，恐旁人听见，又生祸端。”说完仍散在衙门左右，往来偷瞧，专等消息不提。

却说众役到监中提出李花，即往察院来，上前通报，说：“李花提到。”李花跪在堂下，说：“爷爷冤枉呀！”何巡按道：“你冤枉什么，既与反贼同谋，那柳道杀人，是你无疑了。”李花道：“大老爷，那集侠山叛逆贼寇，我与他虽是同郡，从未交游，日下小人既误犯重罪，披枷带，还指望青天开眼，得遇大赦，未必无出头日子。至于柳道杀人，俺是读书人，无此辣手。哪有一点影响，况敢与叛贼同谋，作这灭九族的事情。望爷爷法台前怜念儒生，格外详审罢。”巡按道：“在我跟前，你不必巧言强口，枉自分解。既已杀人，又通山寇，罪不容诛。叫监斩官，即将李花绑起，插上标子，押赴杀场，速速开刀，勿得停留。”刽子手一齐动手，绑拴完备，巡按用珠笔点了名字，两人扶着，出了察院。正往前行，只见五六十个人，各执器械，随着一个烟毡大帽，手抡双刀的，将刽子手砍倒，解开李花缚绳，令个精壮小军，背将起来，领定众寇，杀到城门。幸喜防御人不多，那些门军见势头来的凶恶，不敢十分争斗。这张言行大喊一声，说：“你们各自回避，倒是造化，省做刀下之鬼。”一面说一面将护门军斫倒数人，把铁锁劈开，门拴扳起，开了城门，一拥出城，竟回大营而去。随后城内武官，点起军兵，齐来追赶。张言行领着众人，早已走出他们营盘齐楚，不敢再追。哪料王海埋伏之兵一直杀来，官军看得明白，不肯迎敌，暂且退回入城去了。王海也不追赶，竟自回营。

却说李花，一经捆绑，早已魂飞天外，昏昏迷迷，架到街心，又不知人从何来，忽然解缚绳背负而逃。只觉虚飘飘昏沉沉，也不晓得身首在一处，不在一处。荡荡悠悠满耳风生，一霎之间，携到一个所在，才觉有人与他披上衣服，心神稍觉安稳，只是有话说不出来。停了一会，耳中猛听有人唤他：“贤弟醒来。”又听得说：“相公醒来。”又苏醒了半时，猛睁开眼，见张言行身披

甲冑，面前站立，又见李翼也在旁边，擦眼抹泪的哭，不知是何来历，才开口问道：“张仁兄，这是什么所在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我为救你，领人马下山到此，与耿知府交战，那耿仲被我杀败，我便假做百姓，混进城去。不料贤弟正绑法场出斩，是为兄劫了法场，救了贤弟出城。这便是愚兄的营盘了。”李花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我犯罪，自有一身承当。如今仁兄舍着性命把我救出固好，但只是劫了法场，非同儿戏。城中官员岂肯罢休，却怎么了得。再者我在邓州遭难，是何人传信，怎么得知的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我在集侠山，何等自在。你家李翼来说，我方领人马到此，受了多少劳碌，反惹你致怨。”李花闻听，向着李翼道：“老奴才，我死自死，谁叫你来。你主人是朝廷俊秀，虽然犯法，想是前生冤业。如今做出这事，连累我的香名，反遗臭万年了。可恼可恼。”张言行闻听，含嗔道：“这才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贤弟休生埋怨，不必如此。到明日，再重新商议罢。”李花道：“非是致怨仁兄，水火中救人，真是天高地厚之德，碎身难报。但人各有性情，不能相强。甘心就死，不肯为逆。倘朝廷不容，定来剿灭，仁兄设有疏失，岂不是小弟连累哥哥。于心何忍，实是不安，并非致怨。”张言行闻言，又转喜色道：“愚兄岂不知此，但我两人，相交甚厚，所以轻生重义，哪有别心。”遂吩咐王海，令小卒打绑提镣，营外巡视，恐有劫寨之兵。急速摆上筵席，与李贤弟压惊。王海应声办理去了。张言行让李生上坐，自己下陪。众卒斟上酒来，随后大盘肉食，并山中野味，甚是丰盛。劝李花饮酒，李花不好却情，只得勉强应酬，说些得罪情由，感激话头。天已二更时分，李花辞醉不饮。张言行也觉身体困乏，说：“贤弟也得将息将息，安歇一夜，明朝再讲，愚兄告别罢。”李花道：“小弟困乏，也就去睡。”打发张言行安寝，自己心中有事，哪里睡得着，悄悄起来，看桌上现有令箭，我且拿去逃出营盘，再作道理。又听了一听，闻得张言行鼾声如雷，说：“张兄既已睡熟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。咳，虽是朋友好意，不肯忘旧，但是非之地，难以久留。趁着月色明亮，正好走路。”急急忙忙，正往前行，巡更的遇见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李花道：“我是查夜的。”更夫问道：“可有令箭？”李花道：“这不是令箭。”更夫道：“既有令箭，过去罢。”这李花逃出营来，无人查问，急往前去不提。

去说张言行醒来，不见李春发，遂问王海道：“我李仁弟哪里去了？”王海道：“三更时候，更夫报道，有人拿着令箭，口称查夜，出营去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想必逃走了，快备马来，待我追赶。传与三军，各执火把，快忙前去，赶他回来。”又赞叹道：“我那仁弟，为人至诚忠厚。既做漏网之鱼，怎么又去吞钩。须要追赶回来，再劝他回头入伙方是。众小卒急急前追，不得迟延。”

且不说他们簇簇拥拥，急急追赶。说李花出得营来，不顾高低，哪管深浅，行了多时。说：“你看夜沉露冷，戴月披星，又兼朔风阵阵侵骨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只是张仁兄情意亲切，叫人难忘。但我的心肠坚如铁石，哪能移挪得动。”正思量着，见后面火光照耀，料想追赶来了，一时无处躲避，四下一望，见前面一片树林，不知是何所在，急急前去躲藏。

不知李花可得了避身之处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六回 男女会庵中叙旧 春秋配救赐团圆

话说李春发急急行来，将近跟前一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个庙宇。大门紧闭，却怎么处。那边靠山门有棵柳树，条枝甚低，不免攀定柳条越墙而过，等到天明，再往前走。”随即攀定柳枝，蹬着墙头，飞身往下一跳，落在平地，定了定神，悄悄躲在墙根下。不提。

却说庵内道姑，闻听山门前忽有响动，又闻犬吠，一齐执灯出来探视。忽见墙边有人站立，一齐嚷道：“不好，有贼人进院来了。快喊于邻人知道，齐来捉拿。”李花慌忙应道：“我非贼盗，却是避贼盗的。”姜秋莲向前仔细一看，说：“观你模样，莫非是罗郡李相公公。”李春发道：“我正是李花。”姜秋莲对老尼道：“师傅，他就是我同郡李秀才。”老尼道：“既是李相公，且请到大殿上说话。”李生向老尼施下礼去说：“请问这小师傅，如何认得小生。”姜秋莲道：“芦林坡前，你赠银子与谁来？”李生猛省道：“你莫非是姜秋莲么？”小尼答道：“正是奴家。”李春发道：“你为何私自偷逃？柳道之中，遇盗杀了奶娘，你的母亲却在邓州将我首告，因此解送南阳，受尽许多磨折，你却安居此地。”姜秋莲问道：“你既遭官司，今夜如何到此。”李春发道：“我有盟兄张言行，现在集侠山为王，闻我受屈，特提兵到南阳与耿知府交战，知府兵败进城，立刻将我处斩，又亏他劫了杀场，救我出城。但我想贼营岂可安身，因此逃出。他又随后赶来，望师傅们大发慈悲，遮盖俺一时，明日再走。”姜秋莲听他说了半日，不觉心中痛伤，腮边流泪，但不好言语。老尼见她这般光景，问道：“贤徒为何落泪，含着无限伤感。”姜秋莲道：“我想当日芦林相遇，悯我幼女，慨然赠金，是何等豪侠义气，况且自始至终并无一言半语，少涉邪淫。哪料回家告诉继母，她偏疑心起来，猜有私情，就要鸣官，那时恐分不清白，出乖露丑，无奈何和养娘越墙逃走，行至柳道，又遇强人杀了养娘，夺去包袱，又逼奴家同行，幸天赐其便，将贼人推下深涧，方得脱身到此。自己受苦罢了，怎么连累李相公，遭此冤屈此官司，于心何忍。当日倒不如在家悬梁自缢，倒省惹无限风波。”李花问道：“可知那杀养娘的叫什么名字？”姜秋莲道：“那刀上有侯上官三字。”说话之间，那张秋联也来近前，听说侯上官三字，便惊道：“侯上官是奴家的义父，如何却有

此事。”李花道：“敢问此位小师傅俗家住在哪里？”张秋联道：“奴家也是罗郡人氏。张言行便是我的胞兄。”李花道：“他乃我结义仁兄，如此说你是我的仁妹了。想必张兄临行，将仁妹寄托侯家庄上么。”张秋联道：“正是如此。论亲戚侯上官是我姑爹，哥哥把奴家寄于姑娘家为义女，所以说是义父。那日就在侯家庄上兄妹分别，不知哥哥出去，竟做此绿林营生。姑娘待我还有骨肉情意，岂料姑爹不知在何处损坏身体，成了残疾。又心怀不仁，要卖奴为娼。是我无奈，只得黑夜逃走，却遇强人逼我下井，次日有二客捞救出井。他二人之中，又害了一人在井内，这人便逼我上车。却好路遇按院老爷，行到化俗桥下，是我喊冤，得蒙按台寄我在此，不知将来怎样结果。”李花道：“石敬坡在南阳击鼓，说姜秋莲在侯家庄上，与人做了义女，莫非就是贤妹么。”张秋联道：“那夜出庄之时，即遇一人问道：“你是姜秋莲也不是，我说你问她怎的，想那人便是石敬坡了。”李花道：“正是他。贤妹尊名？”张秋联道：“我是秋联。”李生道：“是了。张与姜同韵，莲与联同音，也休怪他说错了。他如今也在狱中，谁知你二人皆在这里。他为我寻秋莲，不分昼夜，因错名字击鼓鸣官，遣他捞尸，勾引出许多口舌，现在狱中，秋后处决，可怜可怜。”这老尼听他们告诉情由，说得可伤，不觉流下泪来。道：“你听他三人说得悲悲切切，来来往往，前前后后。有许多情节，巡按老爷竟把好人无故牵扯，我出家人听到此处，也替你们酸楚。都不必再言了，李相公且在这里宿歇，等到天明我领你两个同李相公，到按台老爷那里诉明就里，辨明冤枉便了。”李花与秋莲两人同道：“全仗老师傅法力协助协助，感激不尽。我们等候天明以便前去罢。”

却说张言行率领众人，追赶数里，不见踪影，又恐营盘有失，只得怅怅而归，这且不表。到了次日，老尼领着李花等，一齐进城，同到巡按衙前，适遇按院升堂。李花竟直奔上堂去，双膝跪倒，说：“老爷冤枉。”按院问：“是什么人？”众役禀道：“就是张言行劫去的李花，又来喊冤。”适耿知府也在堂边，说：“必有诡计，快拿去斩了。”按院道：“不可。他必有话说，待我问他，李花再向前来。”李花闻听，又爬几步，按院道：“李花你既被劫去，为何又来喊冤。”李花禀道：“老爷，小人虽与张言行幼年同学，实长而各别。他今造逆为叛，虽救我出去，但小人曾读诗书，祖宗清白传家，岂肯随他为逆。故此特来受死。”又将逃避庵中，遇着道姑，把冤枉对证明白的话，申明一番。按院闻听大喜道：“为人谁不怕死，难得你诚厚如此。如今又证出杀人，是冤屈你。我即还你衣衿，却说张言行投降。本院代你启奏，加你官爵何如？”李花闻言欢喜，换了衣衿，拜谢道：“蒙大人天恩，即往张言行营去，仗三寸不烂之舌，劝他归顺，即来复命。”遂出察院去了。

那姜秋莲、张秋联在外喊声冤枉，众役禀过，按院吩咐唤她进来。衙役领着二人跪倒堂下。按院问道：“那道姑有什么冤枉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姜姑道：“俗名姜秋莲。”张姑道：“俗名张秋联。”按院笑道：“怎么一时出来两个秋莲，住在哪里？”二人道：“全是罗郡人氏。”按院又问：“姜女有什么冤枉诉上来。”姜秋莲道：“民女芦林拾柴蒙李花周济银两，及到家中，继母疑心，欲要送官究处，民女无奈，遂同养娘偷逃走至柳道，不料遇着歹人，夺了包袱，养娘喊叫被他伤害，又要奸骗民女，民女那时诱他在青蛇涧边折取梅花，就空推他跌死涧中。”巡按道：“你可知那人姓名么？”姜秋莲道：“就是张秋联的父亲。”按院问道：“何以知道？”姜秋莲道：“刀上现有侯上官三字。”巡按看是果然，吩咐将刀寄库。又问张女：“你有何冤枉。”张秋联道：“爷爷听禀，我养父卖我入娼，夜间逃出，不料冤业相随，叫声秋莲同我与李相公伸冤，吓得我投入井中。次日有二人将我救捞出井，又被匪人相欺，将一个同行的害于井里。救了我命，害了他身。后民女遇一官员喊冤，蒙恩送入庵去。今到台下，只得直陈。”巡按又问：“你可是本院寄在青莲庵的么？”张秋联道：“原来就是大老爷。”巡按道：“这件事，本院已经明白，那老儿是徐黑虎害的。但逼你投井的却是何人？”耿知府道：“那就是石敬坡。”巡按想了一想说：“是了，他误以秋联为秋莲，却与威逼人命不同。唤石敬坡上来。”石敬坡跪于堂下。巡按问道：“你可认得姜秋莲么？”石敬坡道：“若会面也还认得。”何巡按道：“这两个道姑你下去看来。”石敬坡道：“此位好像是她。”巡按道：“你且下去听审。唤人将徐黑虎提来。”不时提到。巡按道：“此女你可认得？”徐黑虎向秋联道：“我将你从井中救出，也要知恩报恩。”巡按道：“救她之人，却被你害死井内，她却报谁的恩呢。且下去听审。唤侯上官。”侯上官上得堂来，巡按问道：“张秋联在此，你认得么？”侯上官望了一望，说：“是我女儿。”巡按又问道：“那一个你认得么？”侯上官道：“小人知罪，不必说了，小人成招罢。”巡按道：“带他下去听审。”又将贾氏唤来，巡按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这道姑么？”贾氏道：“是我女儿。”巡按大怒道：“她是你女儿，一十六岁，还叫她去荒郊野外拾柴。你的丈夫是徐黑虎所害，你家养娘是侯上官所杀，你诬告李花，该当何罪？”贾氏道：“爷爷，我家的包袱现在他家，不是他杀害，如何到他家？”石敬坡道：“大老爷，那包袱小人倒晓得。”巡按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石敬坡道：“小人那日到罗郡买货，起程早些。行到乌龙冈，见一汉子腰藏包裹，料想来历不明的，是小人抢了他的。小人往日曾受这李花恩惠，无物可报，就将那包裹擦在他家院内，不想反害了他。”巡按道：“所遇汉子却是何人？”侯上官道：“是小人。”石敬坡一看说：“就是此人。”巡按道

：“这就是了。唤众犯听审：姜秋莲越墙逃走，乃继母所逼，与私奔不同。侯上官夺物杀人，心蓄奸淫，实为罪魁恶首，定了劓罪。张秋联惧卖为娼，夜逃遇盗，因而投井，是所当也。石敬坡虽逼女投井，乃无心之失。南阳击鼓鸣冤，慷慨可嘉。填入刺史麾下听用，以为进身之阶。徐黑虎慕色杀人，定了斩罪。贾氏嫉妒前妻之女，心如蛇蝎，发本州岛三拶，领夫尸埋葬。李花陷不白之冤，受无限之苦，不肯同友造逆，甘心投辕受死，本院断姜女与之为妻。淑女宜配君子，姜秋莲下去更衣。众犯画供押出行刑。贾氏发回本州岛。张秋联且回庵内，以便另寻配偶。”吩咐已完，只见李花前来禀道：“启大老爷，罪人已说张言行自来投降。”巡按道：“你今又有说寇之功，本院即上本保你，且自更衣。着张言行进来。”众役传呼。张言行跪倒，说：“罪人该死，求大人饶恕。”巡按道：“看你气象果然英雄，且起来，既已改邪归正，本院自当保奏朝廷，你今且领你妹到庵去候旨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求大老爷就将李花也成就妹子之婚，便是莫大之恩。”巡按道：“这也说得是，你既与李花有朋友之谊，又可结郎舅之好。令妹何妨与姜女同配李生。且二女名皆秋字，李生名有春字，则春秋二字，暗中奏合，乃天生奇缘，谅非人力所成，可喜可贺。耿刺史为媒，本院主婚，就此同拜花烛。”耿知府道：“大人处分真乃天造地设，分毫不爽。人役速唤鼓乐伺候。花红齐全，着宾相赞礼，即在大堂同拜了天地。”李花同姜张二女拜跪起来，又谢了巡按与知府。正在热闹之际，忽众役禀道：“圣旨下。”巡按吩咐，快排香案。只见内使已到堂上，说：“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皇帝诏曰：何卿奏言李花甘死投辕，不肯顺逆。又有说寇之功，免群黎之难，诚为可嘉。特钦赐尔为翰林学士。张言行输心投诚，改过自新，不愧壮士，封为平顺将军。姜秋莲、张秋联名节不污，同受花封，为贞烈夫人。石敬坡勇于改过，不没人恩，鸣冤报德，真有豪侠之情，着巡抚麾下听用。钦此。”何巡抚接旨后，众人无不欣喜。这时厅上早已鼓乐齐鸣。李春发同着双秋进了洞房，自是欢喜不提。